



10505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國朝刊印
劉氏藏

柳校藏
檀軒藏

男宸黼編

卷十五

譜序 七首

大司寇翁氏族譜序

丙子秋鐵菴翁大司寇以新修族譜示予屬序予覽公自序曰至矣夫何贅無已則請爲之申其說可乎昔有周以農事開基當洪荒之世以堯之仁播奏庶艱食鮮食而已稷教稼穡烝民乃粒焉至今讀幽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又讀周禮至于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慨然而歎其慮民之詳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五

一

浙江書局刊

且正也神聖繼治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以爲異哉然無以養生則飢矣無以致用則勞矣無能正於德則愚矣是以宮室衣服欲其儉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而相調相賓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非肇牽車牛遠服賈則胼手胝足力穡事以勤播穫用孝養厥父母此卽公五世力田食耕衣織老農老圃兼耕與讀之說也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其要在於尊祖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如溯流而窮源源則其本也緣木而覓根根則其本也此卽公遯厥祖由中州

而越而閩而吳以逮夫常熟九世祖景陽公爲始遷而獨尊之所謂知本是也夫知有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故君子於其身之所自出者生則敬而事之爲之甘膾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躬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使親因以顯揚久而彌章是以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廣愛則必有以教之教之則欲吾祖之孫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刑罰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弈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羅綺輿馬好

望臺全集卷第十五

二

浙江書局刊

上〇〇

爲奢侈奇技淫巧蹈於風愆也又卽公登華要而守儉樸慮子弟習於紈綺或如稼穡華侈相尚之戒也夫爲子孫者上之道術才畧高世而拔類或見于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亾遏邪說於欲盛者聖賢之流也次或排難解紛扶衰拯溺能濟當世爲遠邇所依怙者豪傑之士也下此而爲善於鄉行法於一家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忤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孝子慈孫之行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棗苟非循而理之槩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翮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匪特異於物欲異於

眾人也匪特異於眾人上仰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於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如是其大也奈之何徒美文詞滕口頰播簡牘聲華以相高虛譽以相競憑藉父兄以門第相誇耀懷利以相傾挾勢以相軋此又公紆青紫爲顯官子弟蔭藉高華負文采風流之譽曾幾何時而禍敗相尋皆蹈於窮餓而不自知之教也吁至矣予何以序之卽公之誨語旁通曲暢而流連不已焉因以見富貴不足傳惟修德爲可據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饒田瘠墮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之使然耳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五

三

浙江書局刊

奇有餘積而無衰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旣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廩不足恃也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人其尚務修德哉尊祖哉務合族睦族而教之哉此鐵菴公作譜之意也

曹蓼懷學士族譜序

慨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興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況在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爲孝子仁人水源木本之思乎隨唐而上選舉必稽于簿

狀婚姻必由于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專司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攷定藏於祕閣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至今日而蕩然矣孔子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苟明于仁義尊親之說斯能不失夫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遺誼若遷固之作序傳也韋孟之賦在鄒也謝靈運之述祖德也皆能不忘所自生者也三代而上父老皆敦長者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恂孝謹無裘馬蒲博遨遊之過歲時蜡臘賓祀讌脯之會秩秩斌斌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恤死相葬老幼癘疾者相養婚姻凶喪相助且于其歿也爲之行狀以上史官爲之誌墓以昭後世爲之詩若文以闡其嘉言懿行以藏于家而勸戒其子孫未已也又爲之台

讀書臺全集卷十五

四

浙江書局刊

族以敬承之和洽其門內以順適之修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此孝子慈孫之行也昔之聖人止有教孝之書別無教忠之旨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武周達孝不過曰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遂及于子孫臣庶饗帝格天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咸舉此而推之耳近世俗薄卽譜牒一事半廢于貧賤之人夫旣貧且賤矣身不自給安得不視族人爲秦越人此心足怪也至于富人重錙銖居平慮族之貧者相覬覬恆思遠之遠之又安能聯之且恥衰落附地望攀援大族相矜詡烏乎望馬望之則在貴顯矣貴者習詩書明王制讀祭義講周禮復傲焉自侈先世之遺澤豐功且忘之又安望其攷氏族之分合發潛德之幽光歟則譜牒安得而不廢悲夫族大則派分服殺則情隔蘇

氏云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勿至于忽忘焉可也嘉善曹蓼懷學士持族譜二帙屬予序予以弗文辭公曰予觀先生爲少司成彭萊洲序而知先王綏世甯民之意每寓于化民成俗之中宗法祭法之行特重此報本返始之道子孫貴錄其先人也爲惓孝廉序而知敬始昭緒合散一殊以繫思於弗忘之宜篤也爲史氏東觀國典序而知別子繼別繼禰大宗小宗之殊及同堂異室禮嚴義立之義源遠而流合也其奚辭因覽譜昉自吳塘公續修則秦宇公始於庚子迄于丙寅旁搜博訪又十餘年而訂始真高祖梅軒公遯求四代以信菴公爲始祖厥後簪纓冠蓋科名文物代有顯人詳載備述纖毫靡遺矣及峨雪公以葩經魁浙闈戊辰會試以第一人魁天下生平忠孝大節理學文章尤爲表著按譜所載首世系稽厥始緒法諸史表旁行爲圖條列不紊矣次誥敕恩綸琬琰雲漢爲章用光奕葉啟佑後人矣次家傳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撫其都凡區別以陳矣次碑墓誌銘竹素青編隧首所鐫埋諸地下詳于簡端矣次小傳行述行狀行次事涉攻質類難概陳大小弗爽分以示後矣爲卷有四通名之曰曹氏族譜云予歎曰支分派衍匪此曷統祖德先型匪此曷彰國典寵榮匪此曷昭栝棧口澤匪此曷存殆敬始也昭緒也合散而一殊也尊尊親親孝子仁人之用心殆如是其至歟予何以序之卽以所可法可慨者而請益焉則已妄矣

彭萊洲少司成宗譜序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親長也老老幼

幼也遂足以平天下此言殆過哉曰否否從來天下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孝子悌弟之人多故也孝子悌弟之人多則悖亂之行何由而作乖違之心何自而生歟匹夫操戈而向長上徒步揭竿而羣焉思逞皆不孝不悌之人爲之也然則人主欲化不孝不悌之人而爲孝子悌弟之人何道而可聞之耶先王綏世甯民之意每寓於化民成俗之中而宗法祭義之行特重此報本返始之道此理之斷斷不誣者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三王盛時君卿大夫保有世封王孫公族守其籍磐石維城徧天下其在王朝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倫明於上禮行於下有嫺睦而無畸行故能繫維人心而久道化成也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祀事不修雖士大夫罔知纂述先德感假幽明之故有牲牢不具時享

臺臺全集卷第十五

六

浙江書局刊

不舉者有因干戈災沴播遷蕩析及世次既遠人私其家罔知論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以明示乎後世者又有隳其先業不肖播穫有堂者有譜牒放逸族屬疎遠至於喜不慶憂不弔渺不相關者如是而親長安在乎龍門子曰三世不修譜比之不孝若屈平頌高陽之苗裔太史公敘重黎氏世掌天官言必稱先公示不忘也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子孫而不錄其先人則先世起家之難與艱貞特立之操文章行誼之美後人焉得而知乎予謬思孝子悌弟本本水源實有與國相維持者不僅繫風俗世道之汗隆不可以不急今亦不必如魏晉以門第官人時區區綜核百氏雖卑姓襍譜皆藏於祕閣局郎擬請於上著爲功令故家大族卿大夫士人不爲祖建祠爲族置譜者罰且黜下而商賈庶民丁至十人不舉者有罰卽丁

微或殷富不舉者亦罰此其事責之督撫學臣郡邑有司力爲
勸懲違則有罰如是而羣知一本之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
孝子悌弟之人多矣乖亂何萌之有甲戌夏少司成棗洲彭公
持其家宗譜一帙示予屬予序予驚曰予滇人也於學無所窺
弗文焉能序曰予闕先生文多矣法而可誦質而可傳幸勿辭
予覽之彭氏原籍江右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忠肅公四世孫諱
克明劾趙制使諱淮因留居溧陽號避地公是爲溧之初祖至
曾祖爲閩憲使卜居邑之西門稱西門彭氏又四世爲竹所公
諱敦由西門而遷南門遂別爲一支稱南門彭氏故南門之譜
止以竹所公爲始祖而清江西門之世系則別列於前焉舊譜
僅存藁本至辛未年公同族人修輯成而受諸梓首列先世佳
城廟制廣狹以及鼎管牲醴之數拜起跪立之儀曰我不敢不
述稽繹攷詳列備具或鄰于涪也次則推本所尊嚴別世系聯
遠而使其先之本近詳疎而使其誼之宜親曰我不敢不
一紛別圖敬始昭緒也又次則世次蕃衍食指離析溯厥始于一
一人分其流于羣裔曰我不敢不統攝其散而整齊其亂不可
使若塗之人也又次則簪韞蟬聯甲第鼎貴 國典揚休 綸
章錫美曰我不敢不紹庭則遠而必稽紀恩則縟而必詳也又
次則發祥載德代有喆人傳以述其生平紀以概其行畧曰我
不敢不蒐網遺編俾過佚前人光也又次則名卿所投高人所
贈及里下謳歌輿人頌禱曰我不敢不勒成一書俾後之覽者
有所感發興起也又次則詩書栝棧手口遺澤巨細精粗悉先
人精義所存曰我不敢不敬恭夙夜如小宛之戒墜茨丹雘如
梓材之誥也編五計二十餘卷煌哉尊親惻怛之意油油繇繇

引之勿替繫思弗忘奕奕象賢靡不得所攷據而旁暢其仁人孝子之思則孝子悌弟之人不更多乎天下之平孰大於是

狄向濤庶常族譜序

丁丑春庶常向濤君持族譜示予而問序焉此仁人之行也予樂爲稽古而弁其端曰吾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後萬國之歡心可合也諸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貴制節謹度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而後百姓之歡心可得也卿大夫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法言法服法行以期無怨無過而守其宗廟而後人之歡心可得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者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厥父母者庶人之孝也由是推之則學士大夫貴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祖考此親親之誼

讀臺董卷第十五

八

浙江書局刊

〇三〇

然後民可仁物可愛可知已武周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因之而郊社以事帝禘嘗以事先國以治而孝以達又可知已夫族人之歡心何以合之古者孝子慈孫之愛其親也生養歿哀猶未也爲之合族以敬承之爲之和洽其門內以順適之爲之修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猶未也歿而爲之行狀以上史官爲之誌其墓以藿於地中而昭示後世猶未也又爲之詩若文以闡發其嘉言懿行以藏於家而勸戒其子姓凜凜焉時抱不明不仁之懼若遷固之作序傳韋孟之賦在鄒謝靈運之述祖德莫不皆然而又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託於不可復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

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立廟又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今之
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
者以歲時旅祭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
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
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
詬鬪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舉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
器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此不可行者二也甚者俗澆
習薄於宮室則崇之樓臺則廣之梵宇則修之仙觀則造之誰
有置數椽以爲祠捐數畝以爲田予數金以賑族乎又佳辰令
節秩秩華筵絲竹繁喧歌喉宛轉其列座者非高門貴客則舅
氏妻黨姻婭戚屬也吾族中之老者長者少者貧且賤者無一
之或與焉此其視族之人也無以別於行路也可慨也此不可

尊臺全集卷第十五

九

浙江書局刊

行者三也是皆宗法之廢之所由來者漸也宗法廢而譜牒興
所以繼宗法之窮也總視乎孝子仁人之能愛其親耳倘能守
親睦之遺意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調吉凶患難相
助伏臘膾腊祭享飲食相周旋一舉念而弗敢忘其親一舉足
而弗敢忘其祖是則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諸身者謂之五事
修此二者謂之敬祖考思子孫可守無不愼之始子孫思祖考
艱難無不善之終此卽能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狄氏
之譜創始於仙居令士啟公其後七修今可考者嘉靖萬厯天
啟三譜越茲又七十載餘矣向濤君念生齒日益眾系日益疏
派日益分而情亦日益渙於是繼先尊翁未竟之志當歲庚午
族長老倡其始君總其成焉是真能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先
人者也親親之道也且譜有三善焉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

三也其承承繼繼昌熾殆未有艾也是舉也能不失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至意其所本也夫其合於禮也夫

史氏小宗祠誌序

宗法與封建相表裏者也封建廢故宗法亦廢至秦而一變迨後二氏出以神道設教喪祭多用佛老法而先王之制作蕩然矣至漢唐又一變以故雖有賢士大夫皆因陋就簡隨俗苟且而莫之與辨甚者於宮室則崇之宴會則豐之弗肯爲先人營片椽置一器以修明祀事亦見其惑也予詩曰習俗華宮室翩翾裘馬馳肆筵列鼎俎賓朋羅錦帷歲時則簡陋忘彼風木悲益傷之也因著宗論三其一畧曰天子諸侯統夫人者而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小記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寧臺全集卷第十五

十

浙江書局印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民人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大宗聯屬別子之子孫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五世親盡遷於上者親易於下宗者小故曰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而言之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止可祭於寢無宗法可知矣其一畧曰羅念菴論宗法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脩井田不復制其不行者勢也蓋先王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封建之典行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之廟設壇墀得於禘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物備

而後禮嚴禮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藉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卽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紈袴之後同於隸厮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亾其或在官不檢身且不能自淑而又遑恤其他欲因合族之義俾族之人悉由於禮其奚能乎其一畧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朱子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漢明帝詔令藏其主於光武廟中迨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是士大夫家不得尚祠也明矣家禮奉四世而不爲四室止爲四龕所以別於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得以立廟祀爲始祖子孫世守之爲大宗故其廟主始祖居中高曾祖祢分左右

薑臺全集卷第十五

十一

浙江書局刊

爲昭穆朱子不敢私祭始祖不能分昭穆但以西爲上不惟於古神座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不必泥也至於始祖傲楊氏鄭氏五世並列圖或以始遷或以始封或以功德奉爲不遷之祖而有明世宗推恩俾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奉爲五龕卽此義也東觀史君其勢其位其時旣不能大合族之道乃又不能恣然已於懷於是爲小宗祠以其志請予敘予披覽之引經據傳酌古準今極於纖悉毫芒靡不備考盡善以隱合夫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而弗戾又推類廣義神明變通以期宜乎貧富貴賤之可爲而弗難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呂伋公曰宗法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可行朱子曰大宗法旣難立亦當立小宗法則東觀小宗豈無所本源而然哉子卽以膚論弁之不厭其繁以俟君子之裁定

惲氏宗譜序

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蓋以敬始昭緒合散一殊而繫思於不忘也夫人情至則思思則無戾無戾則弗渙弗渙非淆之謂貴有以別之別非簡之謂貴有以統之此譜之所由作也先王創立人紀因生而賜姓胙土而命氏有世卿天宗之法得以傳其敬宗之義至於定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自封建罷而郡縣上焉者急富強尚功利一切視爲迂闊不急而聽其漸滅以盡下之卿大夫士優游宴樂勿講於古先王祭法之制爲先人構數椽春禴秋嘗隨俗偶舉兼視族眾無殊塗人鮮知同體之誼而宗法壞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雖烏獸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卽一二豪傑之士志欲復古一尋干戈一經變革加以水旱災沴文獻無存往往

讀臺叢書卷第十五

三

浙江書局刊

言之不能行行之不能久識者傷之矣番陽惲氏其先無稽按譜斷自元始中梁王左相諱子冬始子冬渡江居蘭陵爬斗山下歷漢魏隋唐至今凡六十五世下至八九百人其間簪纓甲第霞起雲興列戟庶秩不勝纖數可謂盛矣粵自岱嶼公暨南陽公攷世系述先德辨異同定條例而譜成今丁巳孝廉名華爲予典試江南所拔士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增而修之悉遵原本生蓋慎矣哉茲甲戌會試生來京師再拜以譜請予序予披覽焉竹素所載琬琰所藏文章昭爛恩綸煌煌篇一官爵世次記序列圖堂廡儀物刊以示後篇二先世遺行可仰可師爲銘爲狀區別以陳篇三上溯紛緒法諸史表紀傳序贊爲類而分篇四家世源流不厭詳著厥嗣攸居以名以諡篇五如是則尊尊而親親長長而幼幼而家政立家政立而風俗惇後之

子若孫其尚有不務修德忝其所生者乎以纂述祖德蒐網故實始克敬矣紀恩衍慈明微別嫌緒克昭矣分自一本者聯而合之蕃於異派者秩而理之散克合殊克一矣孝子仁人之心殆曲暢而旁流歟古所謂明德遠人公侯必復者於是乎在觀於譜而知公族之未艾也

趙氏新譜自序

歲乙酉土麟年甫十七齡一日侍先大人側問曰祠何爲也對

曰不忘所生也譜何爲也曰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興後人視其力之所可及以復古道於季世斯仁人孝子不得已之衷也曰汝能詳言之乎曰可傳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本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

羣彙卷第十五

三

浙江書局刊

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三代之治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庶人宗法明而禮俗成正朔徽號文章服色權度量衡器械衣服由此而出迨周之衰諸侯相侵暴國亾族散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古遺文僅見五帝系譜尙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諸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著姓者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及其後治日少亂日多海內多故縹緲蝕於戈鋌版籍淪於燐燼播遷蕩析文獻無徵其時人如鳥驚魚散豈尙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而今之士大夫及豪家大族復苟且隨俗無志於返古復始其間或有一二爲祖立祠講究譜學勒之成書者當世大官巨富則然三四世子孫不知書遂迷其所自出此譜

之所以亾也大人曰吾居恆痛此久矣吾欲於室之東構三楹
覆以茅爲五世龕以時享之汝稽諸禮稍稍變通之爲新譜以
遺後世能之乎對曰嗟吾家近世無顯人零丁孤苦戶無十人
且無田則物不備物不備則禮末由成禮末由成則神不歆族
廣則收氏微分卑人無稱焉大人將焉遺曰惡是何言也居吾
語汝氏族之重不以某代之貴且富而蕃衍而顯亦不以有人
稱之而傳二簋用享更不以祀之豐而來格視乎子孫之賢不
肖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
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姓嬴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
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
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
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

讀書全集卷第十五

西

浙江書局刊

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汝身不脩卽
于惰淫縱於匪彛斯辱先矣汝能脩身力學不貴亦爲聞人則
汝卽其顯者人將稱汝今爲士者徧海內無急於先無禱於俗
何別於僕隸汝豈無志歟

士驥

聞而聳然汗下憬然有悟請曰

家世源流無往冊可稽唯大人是訓曰趙之先王侯將相名公
卿賢士大夫史不勝書然派遠流分旣難前溯安可附會郭崇
韜拜他墓爲祖今恥之吾自爲吾所知者而已不必遠引自吾
身迫而上之至五世其餘則不能詳吾聞有祖自北渡江居金
陵有分處安慶懷甯者河陽之先迺升華公諱聖傳承樂間以
上元明經陞授澂江府教授攜家往講濂洛之學遠近宗之學
者稱爲啟南先生謂南之學公啟之也不幸卒於官子諱元善
字慶長值黔苗亂道阻移櫬於澂之十里亭大道旁蓋郵亭也

遂廬於其側暫棲家於其下村舍便於扶歸意也勿何益貧寒弗克歸淺土封之於其前後闢土而耕聊以餬口豈知日窘一日遂爲俞元三百年來始祖乎兼累代獨傳不絕僅如縷且耕且讀科名亦鮮吾聞高祖弼子公諱名卿有名德著於時誌無存曾祖興亭公諱福凝善士也祖阜村公諱才生丈夫子三人長忍菴公諱紹祖乏嗣次仁齋公諱紹先卽先大人又次善侶公諱紹宗乏嗣叔祖諱勉子一名原生錫麟又族叔白波公諱富如吾皆見之悉貧而耕於亭先公生吾昆弟四人長官宇公諱文學子一受德天次吾三光宇公名文學未有子卒四騰宇公名文龍子二長石麟次幼塲吾所聞所見如此汝慎之上麟退而卽其家之材木鳩工爲祠踰月而竣旋爲撰譜貴實而可傳勿敢溢一辭否則甯缺至於拜跪之儀牲醴之設祭日之疎數堂基之廣狹旁行爲圖細大備具若夫大我家聲增修叢載則以俟後之顯者請於大人大人覽焉曰善

讀書堂集卷第十五

圭

浙江書局刊

川上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程兆麟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施鼎管輯

男 宸黼編

卷第十六

傳文 七首

宮師大學士諡文勤李公坦園先生傳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李公薨之十年公之子孟績於麟爲通家世好持先生行狀及誌銘請予曰先公與足下叨一日之長二十年來相問難知先公深未有若足下者先公未有傳此以煩之足下予曰國有史史有傳此史臣事也子愚庸弗能窺先生萬一能乎哉孟績曰足下篤行人也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六

一

浙江書局刊

×信文

其言質實實斯信信斯傳矣其勿辭予以公遭時際會歷仕垂四十年爲鼎臣二十有七載其間論道經邦之大以至從容退食一言一動之微皆有關於天下國家而爲後世法予雖未能洞見精微闡幽昭故僅爲之約略梗概樹鉅標芬以俟採擇焉讀世系狀略曰公諱霽字景需一字臺書號坦園直隸高陽人自先世諱平福公始公考諱國樞明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皆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爵少師兼太子太師官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大保諡文敏今贈如公官祖考諱知先曾祖諱東少臨洮府經歷先贈如文敏公官今俱贈如公官高祖考諱師孔贈如文敏公官明成化十四年進士官山西布政司參議諱嚴者於公爲四世祖五世祖諱甫榮以少參公貴贈奉直大夫六世祖諱德明始祖諱平福世居邑之龐口村皆有隱德是爲望族

云讀誕生狀略曰文敏公元配陳太夫人早卒時官詹事年四十一歲繼娶趙太夫人生公於京邸有異相日角河目音吐如鐘成童穎悟絕倫文敏公鍾愛之公生之明年文敏公入相諭歲晉首揆未數月卽以母老乞歸未及四年辛未文敏公卒少失怙恃依張太夫人膝無嬉戲恆戚容癸酉九歲就外傳丁丑十一歲卜葬文敏公於新阡戊寅高陽被兵城不守文敏公起家詞苑素礪廉隅家如寒素至是更蕩然己公乃奉繼母張太夫人僦居京師以張爲都人也娶前辛未進士陝西督糧道少參朱生翁公次女癸未朱夫人來歸云讀仕進狀略曰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丁亥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九人除檢討改編修厯春坊中允侍講學士充 日講官尋以內祕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讀臺全集卷第十六

二

浙江書局刊

充 經筵講官順治十五年五月以學士入閣辦事公自釋褐

迴翔禁苑十餘年致位宰輔年甫三十有四同時并研胡公曲沃衛公皆以尙書入獨公以學士超拜蓋異數也是年更定官制改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幾兼太子太保坐票擬偶誤鐫四級公杜門引咎曰臣實不職鐫秩猶寬典也 先帝臨御久知人善任亦時以恩威示不測居三月 召復其官今天子卽位誥授光祿大夫己又改內閣仍爲三院以公爲內宏文院大學士是時 上方諒陰恭默幾務決於輔政大臣議事相齟齬公輒默然俟辨論將息徐出一言以定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閒旁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輔臣每屈意從公一時調和匡掇保護善類公之力居多八年夏旱奉 詔清獄釋繫囚四十二人末減七十九人冤

者得白既而復改內三院爲內閣於是公以保和殿大學士兼
戶部尙書如今銜云讀從政狀略曰公少儁宕風流不設城府
一入仕籍迺謹飭肅括言行有渠教庶常儼如嚴師自奉廉儉
門庭肅然無衣紵之僕餽遺屏跡與人言聲達戶外不爲促膝
密語迹稍涉私輒正席改容人往往逡巡引避去立朝風度峻
整練習掌故持大體進退賢否賞罰一聽於公不喜立名譽務
以忠誠結主上知其遇僚友始終無間吳三桂倡亂據滇黔
陷蜀秦楚驛騷閩粵相繼逆命會察哈爾部亦叛天子智勇
神聖應變若神命討不庭運籌決策雖萬里外若燭照然公受
事久又上所倚任參預機密天子嘗口授公起草諭統兵
親藩將帥方略間與議軍務及時事人才縝密精切語多不傳
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閣中出或有問應不知蓋慎重焉底定

讀書全集卷第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卷二十六

後旋克臺灣海外皆置吏公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卒佐聖主
平逆亂致太平可謂自任天下之重也讀寵榮狀略曰二十年
海內悉定天子乃以明年正月幾望置酒乾清宮飲讌羣
臣樂作公奉觴上壽上亦手卮酒勸公賜坐殿上依漢元封
柏梁臺故事上親賦詩公及朝士相繼和御製序文勒於
石公在相位久凡朝廷大典禮如持節冊立中宮相視
山陵點神主釋奠先師每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進講四十
年中齋捧者二持節冊立者二恭點神主者三扈從巡行
者十八召對進講者二主會試者三殿試文武進士讀卷
者十四充纂修監修正副總裁者十一恩賚優渥自御書
卷軸以至龍蟒貂綺金銀鞞馬文鏐綵幣念珠行幄上尊貢物
之屬無算每京察甄別諸大典疏陳請罷悉奉優旨溫留

前後不一而足云讀德行狀略曰公性至孝襁褓太夫人變後知識哀慕不忘事繼母張太夫人如所生文敏公卒甫七歲公哭之哀執喪禮如成人族黨稱異既貴俸入卽以調族人及貧士不置產業不近聲色不營貨利處暗室如大庭主於立誠不欺言爲世經行爲世法生平無事不可告人德性行誼底於醇矣讀學術狀略曰公生長世家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入目卽成誦讀中祕書數行下日記史漢一指著述甚富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眾近世罕儷闢寄園於舍北自稱據梧居士吟詠其中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天文地理百家言常奉

詔觀楊光先測驗日影又考驗吳明炬時憲七政二厯異同又測驗火星木星二水星躔度往往定其乖合銖黍不爽雖專門之學莫能加也官閣學時 世祖幸內院每見公多所詢問非

薑臺全集卷第十六

四

浙江書局刊

卷三十三

疑難事卽隱僻典文公對無不稱 旨官檢討時使閩有伴星草及閩役記行略居 京師有心遠堂文集及前後詩集若干卷鏤板以行讀封廕狀略曰公於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乙巳以疾薨於邸第 天子聞之軫悼 特遣大臣 賜奠茶酒宣慰其家既禮臣以卹典請 優詔加祭一壇予葬如著令 賜諡曰文勤可謂極哀榮之盛典矣公享年六十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三人長其凝廕生歷官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次其恕廕生歷陞廣東肇慶府知府後公六年卒俱朱夫人出次其旋太學生側史氏出孫男三人長敏迪廕生其恕出次敏啟其凝出次敏治其恕出葬公於龐口村之原餘載家乘中

論曰人臣遭時遇主一心一德能令厥終古今難矣觀公之所以相而 今上之所以用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良德顯名尊

生而享其榮沒而存其名可謂有始有卒矣昔者烝民江漢之章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公際會若此能嚴重任大事務進賢才休休乎蓋古大臣之風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勸運能哉頌曰

人亦有言仙李盤盤柯茂惟本泉甘有源先公龍奮公亦鳳躍鳳躍天池後先灼灼允矣我公順外剛中惟初鑿末一德之恭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致主以誠帝鑒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執其權衡實有謨謀萬物之平公事兩朝不言而默事有大疑公言徐決明霽開豁包舉幽遐璧粹而完霞宣而華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表厥元老輝哉文章炳如日星赫赫功施昭昭在人黃河滔滔泰山嶷嶷典型具在千載猶歌

讀書全集卷第十六

五

浙江書局刊

宮師大學士諡文端杜公敬修先生傳

公姓杜氏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世居鎮江府之金壇縣明初有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永樂中靖難有功授梁城所千戶世襲遂爲通州之寶坻人舉明崇禎癸未進士世祖章皇帝定鼎之二年以人才薦補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尋考選兵科給事中累轉吏科都給事擢太常寺少卿尋以大臣論薦超擢工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奉 詔賑濟大名還報稱 旨旋遷吏部左侍郎會丁父憂以前任兵部時舊案鐫秩一級服闋補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尋加太子少保陞刑部尙書辛丑正月 世祖上賓今 天子御極以公 先帝舊臣歷有聲績調公戶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尋轉吏部尙書丁未 京察

溫旨慰留康熙八年己酉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改內三院復爲內閣授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加一級辛亥 詔修 太祖 太宗聖訓以公充總裁官壬子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 賜鞏馬白金彩緞加太子太傅癸丑 京察請罷 優

旨慰留八月 命充纂修 太宗實錄總裁官甲寅 命公相

視 山陵於懷柔縣乙卯恭題 仁孝皇后神主旋遇冊立

皇太子恩加一級給新銜 誥命遣充冊立 中宮副使持節行己未恭題 孝昭皇后神主壬戌公先因病乞休 慰留久

之不愈再請 上以公詞懇切允其致仕 御製送行詩以

賜之復遣行人護送馳驛人榮之公旣致仕 太宗實錄告成 賜公銀幣鞏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

后崩明年正月臨哭 上以公老且病不任拜起 命學士張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六

六

浙江書局刊

公英掖公而行 天語慰勞撤賜御茗文綺以示寵眷康熙三

十年六月八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有司以公遺表上 天

子爲之震悼賜祭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諡曰文端蓋異數也公生有異兆長而攻苦績學登第後居諫垣時天下初定

世祖念民生甫脫湯火思欲減租賦興文學以俾兆民阜成而法制未立四方尙未罷兵繇役數起吏或因緣爲奸公次第

條舉言甚剴切深中時事有所彈劾不避貴近章聯上人憚之世祖由是器公屢遷至大司寇吏讞獄或不當輒卻其獄卽

當受而著讞法必求其可生之比分別奏之 世祖嘉公用法平恕卽皆從輕如公奏於是益知公可大任矣旗人王某逃至

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

秋曹公奉 命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墮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能暴長宜於疑眾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謂公神明是日啟此 世祖嘉之又一日奏事畢趨出 世祖顧問侍臣曰爾等識此人否卽人所謂杜佛不要錢不妄殺人之司寇也七月調農部初公爲給事中稔知錢穀盈縮及吏所以侵牟狀於是奏請各部寺錢糧皆歸戶部考成一切皆自贖省吏但坐曹治文書不得爲奸課以最報時淮關鹽商虧課至四十餘萬有年巡鹽使 題請緩徵意在徐沒下部議獨懼公持不可有客請以若干金壽乞公無言公曰吾俸餼足以自給安忍置 國家如許金錢而得巨資肥己耶力主三年帶徵議人憾之轉家宰澄敘官方銓政以肅厯掌三部練習朝章遇事有措置援據掌故參酌時宜兼集眾長期於允當其任司寇最久平反庶獄尤極敬慎常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自必無過但見得一分盡我一分職分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耳蓋能眞實力行不愧所言者及晉端揆時 朝政清平百度修舉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久已治安公惟稟守成憲一以忠謹 上亦知公持重有大體加委任焉是年 乾清宮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當次對謂 皇上遷正新宮自宜從中門入且 至尊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是 上以爲然吳逆之梗賊將據兩川欽天監奏土星入於井 上以問閣臣公曰井鬼屬在蜀分土入於井蓋土尅水之象兩川之平必矣逾月果捷至時渠魁俘於京 上命閣臣傳問諸王貝勒滿漢大臣及九列公議逆罪久

未定公奏云此輩重負 國恩宜置重典不宜曲宥 上然之
顧謂起居注書於冊且嘉公有古大臣風又逆商原領叛本四
十萬懼追沒請仍貨於海上歲計可得若干萬所司奏之 上
問閣臣公曰此詭言懼迫耳且欲生事邊海後將靡所弗至
上是之後遇病不視事時值滇逆蕩平 上思與天下更始議
頒恩赦詔書以公臥病未與議 命近臣持詔款問所增益
公以 皇上天地爲心纖細俱備臣愚更何臆議爲對正月

賜羣臣昇平宴 上念公在告特撤 御宴上尊就第 賜公
手詔慰問其榮重類如此公在內閣十四年以彝鼎重望爲海
內儀表功業覃被於人而不謂己出嘉謀日聞於 上而不使
人知遭遇 聖時雖以三逆之梗草薙禽獮曾不旋踵緝緯太
平之業聲施無窮歷事 兩朝寵遇優渥未有如公之盛者久
之公病不愈復上疏乞休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允其請 賜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六

八

浙江書局刊

公御製送行詩外 御書勒石心經一卷怡情洛社圖章一方
柏梁體詩一冊前後所 賜御書元狐貂裘團龍蟒服寶傘上
駟文綺白纒之屬甚多古稱君明臣良千載一時真不虛哉公
爲人慈和謙慎恂恂寡言及當大事決大疑則持正侃然不可
奪遇物坦平不存畛域雖布衣下士無生平之雅者有一善必
爲稱引主浙江鄉試甲辰會試皆稱得人遇昆弟尤相友愛田
宅錄廕皆先推與今官廬州太守名立本者公異母弟也家居
惟課子弟讀書然不爲科名計與寒士爭進取皆人情所難者
曾祖仁祖朝先父守禮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趙繼白祖
妣李繼張皆一品夫人公元配誥贈一品王夫人先公卒後夫
人王今尙在子男四人長恭著庚子副榜貢生次恭瑤恩廕生

皆早卒次恭俊侯補員外郎次恭瑋例監生餘載家乘中
論曰夫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
也勿遭勿立至若砥修仁義必求在我公廉刻自厲其爲大臣
事其上以不欺爲本推於人甚恕且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
慨然及枚卜益奮勵無所迴避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
節偉如也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加榮名非獨私其後也
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
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
烈而又蒙 皇上賜之以謚加之以祭褻之以文其所以照臨
杜氏恩厚寵榮遠越前古麟受業於甲辰廿載親承座右仰先
生久敢不蒐實掇有以備采擇焉頌曰

讀臺叢卷第廿六

九

浙江書局刊

公在政府有諤其言光輔 兩朝毗贊太平異等 恩禮享有
榮名謙尊而光廣大舍宏廉而不劇欲然若沖公初奮跡以學
以文悟省夕拜卿月懸清愷悌之仁西曹詳刑度支減賦冢宰
統均公誠長者克己存誠見利如畏見義乃爭雖欲毀公其何
以能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寇逆不旋踵滅問其卿士百官
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作相誰能
有竟降嶽乘箕令聞無窮福祿壽考有始有終

李文襄公相國鄴園公傳

公諱之芳號鄴園曾祖諱鮮以公貴累贈吏部尙書正一品加
三級妣康氏繼妣任氏俱累贈一品夫人祖諱登雲號小川累
贈吏部尙書正一品加三級妣蕭氏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才望
號雙泉累贈吏部尙書正一品加三級妣李氏累贈一品夫人

生二子公其長也豐頤偉幹幼卽岐嶷七歲就外傳偶自齋出途遇羽流請止步熟視曰瞻矚舉止俱見非常公輔之相也居常不輕言笑講學以誠正爲主十七歲入泮學使者得卷卽閱大書取字示之補濟南府庠學生二十一魁鄉薦丁亥成進士己丑授浙江金華府推官審斷虛公謝絕請託事無大小出入平反必得其情罪之至當而後卽安常云倘一事顛倒是非一人負冤不白何以施顏面於吏民之上復禁驕將抑買民物戮郡自兵燹後士子絃誦日衰乃進九學諸生而校藝彬彬向風焉辛卯分闈校士八人皆名宿壬辰撫按委編纂賦役全書報成條分縷析垂永久一日撫按偕司道審事於吳山公適至武林傳令會鞫詞嚴義正剖晰詳明諸公稱曰眞推官也癸巳薦舉卓異 欽賜繡蟒袍甲午四月陞刑部廣東司主事乙未

讀書彙卷第十六

十

浙江書局刊

各文州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從優擢用滿漢堂議以公應公以俸淺辭丙申三月陞山西司員外卽是歲委修大清律十一月遷湖廣司郎中 題留久任丁酉時裁啟心郎公總理十四司科鈔每招必再三繙閱曰各省刑獄閱實於內部若一綫可生不爲看出是由我而誤殺之也平反甚多六月遇 恩詔加一級送一子入監讀書戊戌蒙 世祖章皇帝御試簡拔由郎中補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奏請釐革私僉民解錢糧以剔蠹窟請禁委官查勘以恤民生請嚴查假冒棍徒以清姦弊各疏庚子代巡山西按部所歷延見士民面詢利弊風行草偃貪墨解綬辛丑撤差回京壬寅恭人胡氏卒於京邸十月乞假旋里越明年癸卯赴京補湖廣道監察御史請 敕部酌議追罰事例過當題爲春日農務方殷踏勘似宜暫緩各疏

乙巳四月巡視西城直陳姦棍誣逃杜刁風而安民生丙午巡視兩浙鹽課釐剔積弊疏劾商蠹革除陋例節省雜費銀兩甚多商困頓蘇差旋戊申掌京畿道事十一月有嚴覈郡守職任最重之疏己酉掌河南道事奏請甄別督撫以清吏治政本關系甚重稟擬理宜嚴速請嚴錢糧覺察以杜民累請酌勒限緝賊以安民生請除無益條例以輓弊政密陳封疆關系非輕諸疏詞指切直皆報可庚戌內陞以正四品頂戴食俸仍留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疏請嚴議禁正委署實病民生雜流不宜濫預以信 功令以裨地方奉 旨同大學士六部都察院諸臣定滿洲漢軍漢官品級考壬子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議誣良諱盜處分緝賊不宜苦累失主以戒庇盜殃民請議參罰繁密太甚外官難於奉行巡鹽考核當有實政不宜專論課完以恤商困以培賦源請議覺察姦蠹內外畫一諸疏木籍鄰近州縣臨清倉米嚮解本色道里遼遠民甚苦之公議改折附入大糧民無運費官免催提公私皆便常豐倉米原解德州民力最勞公議支脫附近營兵月米折省無算十月陞吏部右侍郎遵例自陳奉 旨李之芳簡任佐銓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癸丑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陛辭賜上廐良駒牽轡抵任甲寅聞滇南吳逆叛查有台巡道吳應鵬係三桂姪男卽會同撫提鎮檄行摘印看守密題請 旨定奪飭沿海等處重嚴武備又請增兵馬及試用火器以資勦禦固守三月靖藩耿精忠反報聞人心在在風鶴隨檄各路官兵分守要害復再疏請 敕江南省滿漢官兵調集兩省交界以備聲援江西省於廣信馳屯重兵以防崇安夫

讀書臺全集卷十六

七

浙江書局刊

七

關一路或有警急咨調策應四月三疏請發大兵防勦竝請
敕江西督撫提諸臣亟發重兵謹守鉛山玉山大路以保巖疆
又遣本標中軍副將王廷梅及薛受益等率兵防守仙霞關等
處會疏請給官兵行糧四月與將軍撫院提督公議於額俸餉
銀外賞賚官兵勉以大義咸以奏銷爲慮公不然以朝廷錢
糧爲朝廷將士之用俾出死力捍衛封疆情理允協且揆之
時勢人情洵洵未定小有怨望緩急未必能爲用也復會杭州
將軍撫院提督議駐兵衢州五月統領本標杭協營竝江南提
標官兵一千五百人申嚴軍令所至秋毫無犯同平南將軍賴
塔自杭赴衢先扼浙閩要衝賴將軍承旨一應軍機事務與
李總督商酌而行公身膺封疆重任但盡心竭力以身先之不
過爲危迫告急之詞惟同賴將軍於地方情形兵力多寡事機

讀彙全集卷第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卷六

緩急無處不爲籌畫在衢滿兵一千餘綠旗兵二千餘逆賊全
力屯聚清湖日窺侵犯而副都統喇哈應援之兵馬促未能至
所謂孤軍危疆無有過於此時者七月初賊犯衢州公躬擐甲
胄同賴將軍督師進攻於坑西大戰轟礮之聲震地流丸如雨
左右請少避公曰不可三軍司命少移動卽爲賊所乘矣今日
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介胄終日整肅軍容侈不用命者
以堅士心是役也以不滿四千之兵擊賊數萬之眾一可當百
者軍聲大振時逆賊披猖各路鎮營羽書旁午晝夜不下數百
通無論官是兵一至戟門公必呼至帳前屏人親加撫慰詢
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略令其傳語某鎮某將知親加飭勵之意
而機警識破姦謀卽置於法有規避退縮營將必奏參以肅軍
紀三衢當衝扼要兵力單寡戰守不能兼應如金華堵禦溫處

兩路嚴州接連徽饒二郡竝屬咽喉之地請照例增設標兵以資勦禦密謀招降偵知九龍山偽將軍馬九玉麾下副將韓斌將兵八百人乃移文江南亳州以斌子世晉家人苑亮至令持家書并諭札縫履底中使走入斌壘一無所言遺其履而去斌得諭札遂與偽都司王得功等商同日中奔壓潮營歸降賊勢援勦金衢等處著績疆場另募兵三千以定經制且使地方強壯有力之徒不致爲賊引誘募兵卽所以弭盜自是處州金嚴台紹各屬相繼報捷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以歸恢復遂安壽昌醜安義烏東陽分水等邑城丙辰公疏議直擣仙霞關爲一勞永逸之計請調江南松江崇明官兵而部議以海口重防不便移調令於本省酌量遣發竝將擊賊進取事宜具奏再疏略

讀臺全集卷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曰本省無可調之兵而江南有可遣之將蓋浙當用兵之際衢州滿漢綠旗官兵與賊對壘者二年餘且晝夜不解甲矣至杭嘉湖紹之兵已經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兵幾二萬諒此時之賊氛必不能遠及江南也至於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州故耿逆勁卒悉萃於此此賊破則諸賊皆無能爲矣雖馬九玉朱懷德等死守河西似難猝破然其南爲江山西則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彼首尾受敵卽河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鋒而勝敗之機早斷於胸中者如此偽將軍馬九玉竊據河西以大谿灘爲糧運咽喉又啟大將軍康親王速師前進直破其屯糧之地八月十五日大谿灘大捷十七日遂復江山縣城馬九玉既敗遁知歸路已絕冀繞道入仙霞關據守顧諸軍已遵公密諭疾抵關口分路夾擊偽副

將金應虎等乞降二十一日師入三關我兵獲有脅從六十餘人將置之法公曰此自戀故土妻子保性命者耳忍殺之耶乃議盡釋之草檄宣布 皇上伐罪救民至意於是 王師入閩如摧枯拉朽蕩平反掌大兵所至居民安堵不越兩旬露步捷聞各路獲捷恢復雲和松陽龍泉三縣城也九月疏請亟 敕部議鄰省會師合勦餘寇略曰閩逆犯浙將及三年煽誘勾連廣植黨羽巨逆馬九玉等雖敗潰奔逃屢已瓦解而餘孽多伏竄山谷皆與江南徽州江西饒州廣信等府緊相連接如僞總兵周立等則屯踞廣信祝茂華等則把守玉山縣于午日與常山相距僅數十里目今遁誅之寇散布歧界且係崇山峻嶺使彼稍延喘息勢必滋蔓難圖卽三省接壤之間終無甯謐之時臣身處殘疆竭力整頓移會進兵仰祈 敕下江南江西督撫

讀臺全集卷第六

十四

浙江書局刊

古文四

及統兵將軍合力夾勦則軍聲益振逋寇無所逃誅矣遣官兵招撫江西逆寇恢復玉山縣城部議加一級丁巳處州椒洞巖山寇悉平廣信府等處報捷恢復江西鉛山縣城又興安弋陽貴谿等縣百姓歡欣歸命江右未平餘孽屯聚地方逼近浙省門庭百姓久羅湯火且總屬 朝廷封疆公不敢歧視題請會勦鄰界漸靖惟僞總兵馬鵬數稱梟惡聚眾於開玉交界之陳邨及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公密飭副將武榮蔣懋勳等自白沙關直抵德興擣其老巢連破賊寨木城陣斬僞將數十員生擒鵬歸數以大義誅之凡調遣所屬綠旗各路將士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擐旗斬馘所向克捷皆仰仗 天威遠震蕩平捷於影響克奏膚功恢復鄰疆三藩并叛惟平閩獨先則公首扼衢州之力也九月爲欽奉 上諭事部議飛報官兵大捷等事

俱係調度有方擒斬逆賊共一十四案酌量議敘奉 旨李之芳著加兵部尚書仍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爲正一品照舊管事拜疏謝 恩公思平賊之後事之重大而最急者惟有仰遵

恩詔將應行蠲免賑恤事宜亟請大沛 皇仁以救垂死之百萬生靈經三疏迫切籲陳浙東金衢嚴溫處五府屬殘黎跼危慘苦情形請將康熙十六年以前一應木折錢糧盡予蠲免而部議以江山等縣衛所竝未確查分別苦累輕重復具疏四請略云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原屬竝重然必使有可存之民而後有可徵之賦被賊蹂躪之地室家離散田廬蕩然雖哀鴻甫集而饑寒并切若不急沛 恩綸無論舊逋終不能完徒使新逋愈積現徵復虧即日黜一官無益於事每念兵革之餘傷慘已極欲期民皆樂業復還舊觀實非易事惟蠲此不可復徵之賦而休養生息仍成 國家財賦之地者卽在於此屢籲 宸聽爲恤民計未嘗不爲籌餉計也當年倉卒用兵之際師行糧從軍糈未辦先有追回已解閩餉一十五萬兩貯衢州府庫得資官兵俸餉士馬賴以飽騰安輯投誠凡捐賞袍帽銀物屢經各疏題明支用餉銀及措墊清冊悉聽部議開銷無敢假借虛冒者較鄰封用兵節省錢糧無算而格於部議卒蒙 恩旨允銷公常云軍中刑賞關係最重一言不常一事不協大事隳矣奉部文題用文武各官不惟不徇人情亦且不徇己意皆較公量能豪髮無私雖干把微員拔用一人三軍無不服其至公益爲各路衝鋒對壘勞苦有功者不乏其人若舍此不用而以未有真功實苦者倖授則行閒將士誰復肯致命宣勞爲 國固圉乎故人心競勸性命可捐何敵不破所以各

路兵行處處獲捷政亦得力於此耳由偏裨弁日拔擢至提督
總兵官如陳世凱李華吳英等二十餘人勇略茂著上徹天
聽舉薦賢良屬官人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之物稍佐軍需
必卻之曰凡所犒賞軍中無不知其所由來蓋所爲者極難庶
足激勵眾心能得其死力耳嘗面誡屬官曰時雖多事蕩平不
難若輩存心行事仍作太平無事時觀朝廷功令無容寬假
余爲朝廷執法之人亦不敢寬假也然清嚴而不刻每曰仲
尼不爲己甚亦未嘗輕劾一官己未三月具疏自陳乞罷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殫心料理効力行聞著有勞績著照
舊供職該部院知道七月會地震詔求直言疏陳四事請查
給難民子女請免荒絕丁糧請復設各省理刑請復生童舊額
具疏彙報招撫浙江江西等處投誠各案文武僞官共六千二

讀臺全集卷第十六

六

浙江書局刊

百餘員僞兵人等共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名各給賞分別歸
農入伍俱奉有具見悉心籌畫勦撫並用可嘉事平議敘之

旨樞部議敘武職軍功共加二十九等紀錄一十九次銓部議
敘加三級以尙書正一品照舊管事庚申題請操練戰船襲擊
海寇密飭定海鎮一遇警息知會巡海部臣點驗出洋掩擊於
孝順洋斬獲奏捷以示大創又請敕部議調福建水師分駕
戰船一百號由閩洋直趨溫台浙省水師由定關會師夾勦一
切島窟更請會勦事竣卽以閩來戰船分泊溫台配兵守汛在
浙可無成造之費在閩可免修脩之煩以寬物力而省錢糧一
舉而數善備矣辛酉會題楓嶺營循照舊制浙閩兩省分轄以
見在援勦之兵調補餉不加增三省要害之地鞏固邊防公從
康熙十三年驅師捍禦任艱責鉅外禦方張之寇內顧征勦之

兵旣圖固此民心又恐有隳土氣千思百慮惟期有濟軍機無
償事勢多方調度靖寇安民上賴 廟謨制勝下得將士奮勇
爭先平定疆圉至於避亂難民亦有淪陷日久脫走來歸者每
加撫慰量給銀米嗣是來者日眾億萬姓扶老攜幼鵲衣鳩面
無家可依因遣員於龔家埠權爲茅屋二千餘間以居之每名
口捐米七合以給饗飧飭令分別男女不致雜處然而軍興公
帑不可輕支乃與撫院陳公量議捐助而身爲之倡有田可耕
更給民牛種而民之來歸者益多竝無失所之歎矣又於西安
之柏陵街及江郎街廿八都保安橋等處皆入閩通衢設廠煮
粥施湯崑委標員管理凡五年賑濟過往來人夫饑民一百二
十二萬一千五百名有奇雖兵燹之後民無供役之苦壬戌八
月奉 詔班師十一月遷掌中樞癸亥四月赴兵部尚書任辦

讀臺全集卷十六

七

浙江書局刊

官論材防罰臧否一以無我行之爲僚屬所敬服甲子八月陞
吏部尚書飭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
得與銓事子奪一秉至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乙丑夏六月
間因積勞成瘁肩患癰腫蒙 皇上遣御醫大夫劉存恕祁嘉
釗至邸中診視所需藥餌於 尚方御藥房支取調治月餘時
復 存問然年逾六旬氣血衰羸具疏懇請解任奉 旨卿才
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老病求請解
任該部知道丙寅春查敘軍功浙江總督調度官兵有方在溫
州擊敗水陸逆賊生擒偽副將何賓等五百名賊陣斬偽都督
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餘在大谿灘殺賊二千四百餘名由空
銜授爲拖沙喇哈番准襲一次註入山東濟南衛丁卯八月再
疏求罷歸田里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

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罷九月入閣辦事公深荷 知遇殫心
職業辨色趨朝嚮晦而退凡有應對虛公審慎不肖唯諾退而
自省曰 主上聖明萬幾畢照閣臣備位愧無以仰贊 高深
未能免素飧之饑也奉 敕充 政治典訓 大清會典 大
清一統志等書纂修總裁官 賜元狐帽裘戊辰以疾荷 恩
原品致仕懸軌養痾己巳春正月 上南巡道由德州公及地
方文臣巡撫以下武臣總兵官以下與在籍諸臣迎 聖駕伏
謁道左 皇上勒馬垂問你病好了麼回奏臣病好些了 恩
賜上尊玉粒果品慰勞甚厚復詣濟南 行在候起居時遇
敕免東省錢糧叩謝 上又問住處離海遠近來路多少尚有
筋力能乘馬至此耶卽一一回奏甲戌十一月病勢瀕危伏枕
口授遺疏謝 恩越宿而逝疏上 聞奉 旨李之芳効力年

讀書臺叢書第十六

支

浙江書局刊

久前爲浙督時隨大軍進勦屢有勞績簡任機務勤慎素著忽
聞在籍溘逝朕心深切軫惻應得卹典着察例具奏該部知道
禮部准吏部咨稱原任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正一品又
加三級休致回籍李之芳病故應照定例 卹典與現任官同
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竝給一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
文致祭應否與謚伏候 上裁等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
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還與他謚 賜謚文襄 公生
於前明天啟壬戌年八月十八日卯時卒於大清康熙甲戌年
十一月初二日未時壽七十有三餘詳於行述中不具載

論曰吾觀文襄公生平大節而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學匪適用
謂之腐儒樸檄霑滯褊瑣拘陋僅僅不敢踰尺寸奚補於世然
使用而不由於學揮霍震掉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譽錙鐸一時

譬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疏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知此始可以議古人經綸之業矣公少負奇氣英睿倜儻不泥於習及長有志聖學入仕以來務爲建立翼宣禮樂慨然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才足以達之得第筮仕節推卽赫赫有聲列臺憲繩糾激揚風裁彌峻擁節麾開幕府中外敷歷不阿權貴不避艱險值三逆叛耿精忠窺浙思違公當半壁長城躬擐甲胄馳驅於疆場壁壘之間奮不顧身忠勤以爲國誠信以事君踴躍孤踪屢邀 聖眷其始也疏請駐兵衢州請調江南滿漢官兵以備聲援調江西屯駐重兵以待策應又請急發大兵防勦請給行糧議給賞賚以示鼓勵及賊犯衢州破賊數萬於坑西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敗賊首馬九玉朱懷德於大谿灘分路夾擊偽副將金應虎等乞降遣副將武榮蔣懋勳由白沙

讀臺彙卷第十六

充

浙江書局刊

名文士

關抵德興擣偽總兵馬鵬之穴而生擒之於溫州擊敗水陸逆賊生擒偽副將何賓等陣斬偽都督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奇於曹平關殺賊五千餘名大小二百四十餘戰擐旗斬將同大將軍賴塔所向克捷三逆并叛平闔獨先公與將軍扼衢州之力也平賊之後黎赤陆危事之最大而急者莫若歷年逋賦公疏請浙東金衢嚴溫處五郡自康熙十六年以前錢糧宜豁蒙 恩盡予蠲免仍捐俸勸賑施粥以濟飢民全活無算班師論

功議敘晉中樞歷冢卿入內閣皆密勿要地務抑僥倖絕徑竇門無私謁邸第肅清及 子歸名完而節亦全焉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於身者也天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

以師中之吉荷三錫之命則旣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所以自盡期以圖報於終身者也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有終吉者幾何人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繼名高者或嗇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與奪翕張或哀或益雖大化司其柄哉要本於公生平無欲無欲則無我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莫非我也公心慈量宏平日以厚自處未嘗有讐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不然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一方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副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夫忌疾疑謗之乘固宜有所不免然志定而才裕識先而資深培根濬源枝派暢遂性本近道內

臺臺金卷第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卷三

夷城府外弛邊幅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而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惕若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眾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藏至於忙中批荅醉中應酬卽倉卒憤擾之餘可以覆覈百十未嘗遺一此不用之用其用始神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也昔夫子導諸子言志於季路則哂之於曾皙則與是豈有遠於恆情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託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同於太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無欲且無我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誠淵淵浩浩毫無所倚故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人尙勉於學哉

吏部尙書謚恭定郝公端甫先生傳

郝公諱惟訥字敏公號端甫順天霸州人系出元文忠公經之

後曾祖智菴公諱九思隱德稱鄉里祖銘燕公諱鴻猷舉己酉鄉試爲延長令父械清公諱傑丁丑進士國朝召爲戶部給事中歷官少司農三世累贈封俱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妣俱贈一品夫人母李氏封一品太夫人生四子公其長也太夫人孕而被盜墜樓股折有村媪提藥籃至療之立愈而去踪跡不可得鄉人竟傳遇仙事公爲兒童鮮嬉戲智出成人及讀書五行俱下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本部郎中公精於吏事笑談立辦若無意時天下初定訟獄繁大司寇設管理章奏科錄讞詞以輕重比而爲例獨以公任訟獄遂清順治七年陞福建督糧道僉事閩中故無漕駐防兵食仰給長豐倉倉僧因緣窟穴稱攬納戶公取巨蠹置法令民自輸官自是民便兵不苦饑大軍下漳南糧運多阻公督米二萬石率舟師浮

讀書堂全集卷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卷十六

海達泉州一軍飽騰海疆平巨寇張自盛犯延邵上官以爲非公不能辦公往署設方略勵戰士挫其兇鋒復用閒散其黨羽自盛就擒南服以安署兵備驛傳道復署按察司善政不可勝紀公之始至也兩粵方用兵海寇時發民間反側不自安稅課徵調不以時應吏其地者又以去京師遠多縱恣魚肉之公謝苞苴絕羨耗一切寬以法於是八郡一州之人咸安處無動搖其功爲大撫按交薦以卓異舉吏部侍郎孫公承澤成公克鞏復薦之世祖知公賢獨先被召遂擢通政使司右參議十二年春入銀臺時少司農公方在位兼理錢法父子九列人竝榮之未幾司農公移疾歸公歷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大理寺卿戶部右侍郎管理錢法一年間徧歷父所居職人以先後同官矜爲僮事而公且惴惴然懼不克副自顧厥職以錢法壅滯爲

上言請清鑄本收匠作悉從其議漕艘抵通州大雨水漲重
運漂泊世祖命公往經理跋履水次不逾日轉粟貯京通倉
於是運船得回空無凍阻患十五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充殿試讀卷官考滿當廢一子公請移廢幼弟惟諤報可大
臣移廢始此十六年正月少司農公終於家公奔喪歸泣血墓
廬恩予二品官例祭葬十八年服闋起補戶部左侍郎是時
州縣歲徵稅銀分解各部寺院充一切經費額數少而款目繁
各以十分未完論有司註誤去者相望公議天下錢糧總歸戶
部合以十分爲考成酌定一條編法公私稱便康熙二年復遷
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銓法一清三年甲辰充會試總裁官
取進士沈珩等一百五十人充殿試讀卷官四年陞都察院
左都御史憲臣職風紀中外聞其清節莫不凜然是時廷議罷

讀臺叢卷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天下巡按御史令督撫巡歷州縣又罷大計督學之任多非其
選公言督撫身任地方民隱慮無不知何必僕僕道途考察大
典不可停宜復舊例綠旗官兵及投誠將士應令所在屯田其
旱荒地無田之民赤貧者宜并免吏非因公受過遇赦不得
還職學臣非兼文學不可程士舊例試而後授宜於序俸中寓
選擇法此其顯然在人耳目爲國計民生之所維繫者至若公
忠勤憂國多所密奏不可得聞五年六月遷工部尙書九月遷
刑部尙書會有滿司農及直督撫以圈易八旗庄田事被逮時
將坐以黨罪下刑部議具獄公偕同官按律執奏謂當從輕比
議雖格不行士論以公爲正七年遷禮部尙書適以太學工完
請上幸學行釋奠禮快觀曠典尋轉戶部尙書請復州縣存
留又請緩徵錢糧又請停畿內圈地任度支不以會計科斂爲

能事日夜思維劑量緩急寬其課程以蘇吏民十一年遷吏部
尙書獨持大體言官論事失實例不免公獨議免之先後獲全
者數人且疏請寬言路處分例謂從來治亂關於言路通塞優
容而嘉與猶恐讜言不至豈可因而加罪又州縣清查隱地及
格者皆增秩或驟遷以去然相度多不得實公力陳其弊稍裁
抑之其風乃息兵興開捐納事例正途日壅公爲斟酌資格按
缺分選銓法稱平冢宰長六卿進退百官及會議會推朝審諸
大政皆領其事公推誠布公委曲參酌期於至當遇持議膠不
可力爭者輒引譬談笑及之其人意移事多有濟公於 上前
敷奏條暢卽所見與眾偶有同異亦必開陳端緒不留隱情

上知公深往往從公言十九年李太夫人病公將疏 請養太

夫人怒弗許公日奏對治事歸坐臥牀下竟日夜不休一年而

望臺全集卷第十六

三

浙江書局刊

八三三

疾作旣太夫人考終於 京邸 上爲軫恤賜茶酒命大臣臨

其喪公痛泣悲哀扶襯合葬經營草土適 駕幸霸州公拜於

道左 天子見其羸瘠咨嗟動容賜食與藥又令御醫調治於

京師未幾服除再感寒疾殆不起矣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

月初九日薨公生於天命癸亥得年六十有一 上方倚公輔

弼及計聞深加憫惜從優議卹加祭 賜諡曰恭定 特恩異

數逾於尋常使公而在調元贊化何可量哉公家世清白刻苦

自勵飭未嘗表飾求赫赫名生平大節惟忠與孝其守官敬慎

而持廉事上一以誠在朝持綱紀議事關國家之大者必歸於

正其色甚和其言甚婉其心甚苦於是人心有所恃而國是有

所定受知 兩朝仕宦幾四十年九列歷其八六卿歷其五任

農部四載爲冢宰九年於國計銓政尤愼而詳故兩部法經公

裁定者至今守之不變公爲人外和內剛性簡澹喜自晦斂官
日尊謙退益甚與人交樂易可親其中不能奪天性孝友教子
弟以敦樸出門無車馬僕從嫁娶儉約殆不如庶民家祿俸所
餘悉以資其鄉里貧乏及賓興應試者家無餘財奉母李太夫
人老而益篤公退未嘗不在側也門庭蕭然竿牘不至服食起
居有人所不堪者故雖抗議而眾不忌執法而人不怨直行已
意而天子以爲賢嗚呼古今名臣如公者豈數數見哉予三
人長士鉅二品廕生今刑部員外次士銓宮監生候選國子監
典簿次士鏐肅甯縣教諭餘載家乘中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
青口村北

論曰吾觀於坦園敬修端甫三先生有運會之感焉我朝開
國沕穆之休與滄麗之氣翕聚於一時故哲人挺生皆有君子

讀書全集卷第十六

言

浙江書局刷

卷上三

長者之風今雖先後相繼逝後人儀想三先生純質而樸貌粹
言而溫詞坦衷而約守慎履而行方古心古道有非後人所能
學者思之如隔曠代居然在皇初以上焉端甫先生家尤世稱
忠厚雖貴悉如寒士遇人以誠無所矯飾弟兄友善世稱孝悌
者莫郝氏若凡先生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人以爲難
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
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予既爲坦園敬修兩先生傳矣於
先生安可後謹敘述以備採擇云頌曰

翼翼我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
領袖百寮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
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法發思而後
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

勢返有或不然談笑以需遲而愈信孰不公思曩定海疆公碑
謨猷以綏以甯入閩興謳公事太母戲綵於室出而匡襄歸來
侍膝兄弟友愛柏堂娛心迄今賢嗣體而倍親方倚寅亮爲世
羽儀泰山梁木千古同悲

徐元脩隱君傳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窗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巖徙居於鄞
方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
苦備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
遇賊賊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
鳳其母甘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
病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
親次卽求有濟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因取黃帝岐伯

讀書彙纂卷十六

五

浙江書局刊

之書朝夕習之歷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
緒言而一生得力尤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
仁心槩篤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屢滿戶外公輒
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
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
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
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詩酒遇風日晴美佳山水在
目則銜杯琢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
人命所關審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做陶節庵之意取
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意代之察於脈理能決生死於三年十
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者如朱丹溪孝友
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起萬人之疾更

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實生之以續斯民之命豈偶然哉
公所著書有素問鈔注十二卷運氣便覽注八卷論脈指南六
卷本草發微十卷諸症玉籙十二卷重訂醫指六卷傷寒典要
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翦紅真髓八卷重定婦人規八卷
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雋十卷本草摘方
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三卷幼科慈筏
四卷治瘧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學全書五卷類經選要
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窗居士知非集十六卷凡爲書
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學之大
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文炳
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學
者尊諡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眾曰元也好學近
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讀書全集卷第十六

美

浙江書局刊

卷十六

論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記曰堯仁
如天舜德好生此聖帝之休風也不可及已慮民之昏墊也故
平水土黎民阻饑斯教稼穡民不可逸居也乃敷五教教不可
無以彌之也乃明五刑皆所以厚民生也此禹皋稷契之盛烈
也若夫天札疵厲時時而有民之不能無疾病也神農嘗百草
黃帝岐伯治經方此皆神聖之爲而補天地之有憾亦好生之
心也尙書雖未載而其道與二帝及諸臣同其用同其仁故學
者能乘時奮庸則以其道而左右天下之民儻道與時違則以
其學而救濟斯民之生總之心皆仁心也術亦仁術也徐元修
醇乎儒者也學禹皋稷契之學才禹皋稷契之才而心孔子欲
立欲達之心擴仁者萬物一體之量有素矣元修又書而醫者

也因母病而習醫醫既良矣卽以之活人活之不已且著之書以教天下後世如是則生全者眾夫學至生人而仁行矣生全者眾則仁溥矣仁溥孰謂不與乘四載播百穀敷五教刑期無刑者同其功乎禹冀安人稷契教養人仁也皋陶刑人實生人亦仁者也元修活人皆仁也較之咕畢小儒經生學究與之一邑而不能治付之連城而不能生養空言施濟而無補高談匡佐而不適於用者孰得孰失孰輕孰重也

題張隱士傳後

河陽趙玉峰先生曰神仙之事君子所弗道以其儻恍而莫之憑也可憑者其孝德懿行鯁骨讜言朋友有過則面責微暖則諱之不臧否人物廉於取不欺暗室生平無二色此卽大舜之大孝隱惡揚善之休風伊尹一介不取與之大節大學慎獨之

讀臺叢書第六

毛

浙江書局刊

七二八

真功也予愛張隱君豪於飲不作屢舞態真仙何以加此又何必乘雲控鶴隸籍仙都而後稱快哉予嘗言神仙幻事也人而仙苦趣也人生如夢者樂覺者苦死如睡者適醒者憂苦其覺者苦有知也憂其醒者患多故也仙取其樂喜其適有知則吾生平之苦及于若孫之苦人世之苦悉不能忘不知是不智也知而忘之是不仁也不仁不智尙何仙之歟有若知而一一矜恤之仍是憂患中之苦人夫既仙矣非百年可了必千年萬年與天地同不朽矣悲天憫人憂子患孫至千萬年之久何如不仙而一旦忘之之爲快乎雖神羊八百何取哉吾重隱士者其名其字我用我法爲獨得若夫秦漢鐘鼎行楷篆隸旁及繪事兼通文史皆隱士游戲事耳未足爲隱士重輕也子鶴千綽有父風以孝名孫瑤典爲吾鐫款識誠樸少文每道隱士事淚輒

下吾敬之請子題遂書之

李仲瀾明經傳

仲瀾名澄昆陽人明季拔貢候選縣令游膠庠數以行舉高祖
震巖公諱資坤以明正德癸酉鄉榜任南京刑部郎性嚴介寡
合出守黔之銅仁府考天下廉吏第一嗜書購萬餘卷自號一
蠹居士著有風教錄仲瀾讀其書兢兢惟高曾矩矱是守父三
辰仕廬江訓導乙亥流寇圍城分守北門城陷被執不屈挈幼
子瀆同死之仲瀾聞憂哀毀逾禮奔收遺骨而葬之抱終天之
恨紳士以父忠節請於當事崇祀鄉賢更建祠以祀顏曰靖忠
每晨詣焚香泣拜如一日丁亥流寇入滇奉母洪氏避山谷母
疾囑曰我不願終於斯可移我於淨地仲瀾背負母行力竭哀
乞村人助之移至甸頭之香雲寺遽逝時四野無煙復乞前人

讀書全集卷第十六

庚

浙江書局刊

七

舍號負骸至祖塋直至城北之慈照寺掘藏棺賊見欲殺之哭
告以故賊感而義之始得取棺收母骸權厝及平乃治喪事遠
近悲之戊子流氛擾滇野賊烏合入州城劫官舍收糧將官某
星馳往報稱民變請勦民盡逃果遣總兵崔副將王領兵至公
同壻行至清水河被執將殺幸王副將識公面釋而訊之因痛
陳地方情形實因山猥饑寒兼爲征糧迫故變非關百姓今日
之事不惟玉石宜分卽猥人亦不宜輕勦否則反不可測撫之
最善適州守鮑公來迎泣陳與公論合遂招撫戮其渠首餘悉
保全公之力也兄弟八人卒於兵燹者四蚤殤者二止仲長相
依兄弟友恭周公爰訪旌其門曰孝友并賦其事生平無疾言
遽色與人和御下寬周人之急能排解里黨婚喪倡義助之壽
七十卒此其大略也

論曰傳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
理故治可移於官仲瀾公值控僖仕難言矣卽其事親也當寇
氛擾攘之秋父與弟死於難數千里奔赴負骨返葬母避亂遘
疾出萬死一生負骸竝葬噫苦矣論孝於承平易論孝於亂離
難若公者可謂處人倫之極變而當事勢之艱危此非常之厄
而能成其孝於古今未見之遭全友愛於莫可如何之際故曰
難也此其事親事兄兩無愧至於居家之理使得一官吾知召
杜匪難再比干可同烈也令嗣從綱登丙子賢書公車至都下
請予傳故書之

讀臺全集卷第十六

完

浙江書局刊

讀書堂綵衣全集

程兆彪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薛晉輯

男宸繡編

卷十七

傳文 十一首

馮少司寇再來公傳

按馮氏系自宋觀察公諱安國始居臨海湧泉鄉其後支屬繁衍歷傳至運使公學易公父繼祖贈通議大夫皆早世祖母陳母戴並以節受旌公諱魁字再來號蒿菴生有異質目重瞳子六歲祖母口授書悉通曉十三學使者擢第一補博士弟子讀書小寒山窮晝夜不輟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七

一

浙江書局刊

x-16

永昌府推官公歎曰永昌踰播二千里能奉母而去乎欲以終養告母怫然曰我健當偕往遂盡室抵永昌永昌被兵燹歲游饑民旬旬欲爲變公力請上官發騰越餉轉散給時子女沒鼻舉者募金贖還之亂始定一日奉憲行令于所屬丈田增賦公極言蠻獮初定若額外加賦恐地荒激變事乃寢蠻人悅服公性嚴明人不敢干以私丁未以最陞澂江守澂近省會藩下放馬擾民且購豆麥破民產公慨然曰吏牧民者也苟活民焉避譴乃陰囑里甲忤藩弁而自詣省言曰民不堪命吏不能生虐願聽劾藩雖憤甚而實忌憚公誠勿犯公境督撫交相倚重調公守楚雄兼攝大理雲南諸郡及臨沅道按察司諸篆公益奮勵抑強藩戢悍兵察奸雪枉遠近稱神其署臬憲也景東府三命被殺有司捕賊不獲公窮究根柢得賊贈妓包金紙爲蒙化

王奇書拘奇質問乃知藩固山陳理也固山勢重公乘間縛理竟置重辟癸丑逆藩謀寢露公慮有變急遣子永年奉母氏歸亡何難作逆黨執公並追家口還滇母恚恨疾篤呼公曰兒能不屈足慰吾心目乃瞑公殯殮畢勺水不入口逆防守愈密不得死公友人竊言曰今粵藩與逆通顧勢不相下數往復此可乘而圖也蓋假以自脫乎公韙之給逆曰願質妻子往使粵遂得偕安達公粵督撫合謀以粵歸 朝廷間道疏聞席蒙待罪蒙 温旨馮甦感戴國恩協謀歸正忠悃深爲可嘉著從優議敘時親王九卿會議以知府推陞廣東布政復蒙 特旨馮甦克盡忠貞著超陞廣東巡撫時伏飛駟發蠶午境內貲算不給公悉心運籌俾糧糗芻茭皆得按期分撥以資飽騰尤慎防守廣間謀死事者卹其家疑貳者立斥遣不數月疏數十上皆封

讀書全集卷第十七

二

浙江書局刊

七十三

疆大計全粵藉以底定詳具粵東奏議中戊午授刑部右侍郎召見極慰勞任事法尙寬平務權衡於情理之至當間有不合輒侃侃直言如議竊盜之宜分重輕也而邀敘喜賞之風息議滿字之行提宜慎也而賄買索詐之弊消議重犯供口之必錄本音也情詞不至或異而失出入之患弭奏凡十數進上皆嘉納隨命諸大臣清理刑獄詳訂律例皆公有以啟之凡各案有誣陷者必窮根及株并劾問官爲剖雪 上稔知其才能尋進左侍郎加二級侍 經筵充讀卷官子恩賚有加越二年大兵將入滇 上召問公進兵運餉之宜公指畫山川情形水陸便利之法舉無遺策喜動 天顏公因得乞查母櫬 上嘉歎特敕查發公復疏請歸葬得 俞旨會母櫬於蕪湖遂以是年與贈通議公合葬於石門之故壤公所著有粵東奏議滇

攷見聞隨筆劫灰錄南中集知還堂稿諸刻行世外修滇省志
台郡志公生卒配葬及子若孫官配俱載行述中此不贅

論曰儒者攻先王之術而起家所貴濟當世之務以批窳抒忠
除邪歸正存其身以有用成其功而不居此其識與量未可以
與尋常較也若夫守一官死一節如膠舟不渡木騮不駕烈矣
國家奚賴焉夫庶事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
至於潛移默運合道反經則屬之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
沾沾之士所可窺也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
而一欲求國士之與老成人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益大其獲
益寡也再來公生平孝德及在司李讞獄釋冤守吾澂移楚威
署列篆清風勁節抗逆藩敷德化晉少司寇明刑弼教此皆居
職之常吾不具論獨值吳逆披猖身陷滇南彼時欲圖一死以

讀書彙纂卷第十七

浙江書局刊

塞責焉何難之與有况太母及夫人皆離滇而拘回明義理曉
大節願捐生以從哉公雖被執受羈不獲死彼其視逆如腐鼠
夫馬恆獸也橫則蹠齧牛牧畜也忽焉抵觸牛馬可與言義哉
天威震疊則斧底游魂耳竟聽友謀給逆之粵既抵粵卽導
粵逆絕叛歸 朝然後藁身待罪 上嘉其忠 優旨慰勞卒

也脫虎狼之口鳴玉佩躡金闈揖讓 人主之前抗跡百寮之
上鑠哉盛矣夫美玉弗剖孰知其良芳桂弗伐孰聞其香賢人
不際險難受羈曳其孤忠未之見也故凡希世之功必有希世
之議有希世之議必來淺夫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
不勝久則謗不掩功然後知再來公當日之不僅以一死了事
者之爲慮深而識遠也故騏驥不與罷驢共步而別其趨則其
良見矣芎藭不與蕭艾同臭而察其後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

彰士不表不異此傳之所由作也

贊曰忠孝大節民秉天常忠有二義合道同方慷慨固烈從容亦臧逆藩倡亂於彼南荒羈莫獲死密圖勳精衛填海於烏奚望其力則微其心則良質以百口脫身粵疆遂導粵逆其戴天王王赫斯怒殺伐用張維熊維罷我武維揚三方底定刑正叛亡嗟嗟子卿歸來何昂 帝嘉其忠遂晉侍郎始雖委蛇王蠋比量繼則鳴佩常山偕光親迎母憫合葬泉鄉政績有譜歌頌難忘詞壇稱雄子弗賡颺克忠克孝公之肝腸經權互濟史冊煌煌

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公諱浴字雪海號復陽取大易尊陽義也先世山右洪洞人始祖成甫公移中山遂爲定州郝氏云十一世至恆瞻公順治辛

讀書彙卷第七

四

浙江書局刊

卯恩貢考授別駕不仕積學力行世有令德曾祖父俱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崇祀鄉賢妣俱一品太夫人恆瞻公生子二長卽公次內閣中翰莊臨君也公生而穎悟負異材年十三卽以希聖希賢爲務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觀政工部卽上書指陳利弊次年授刑部主政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以公才改授侍御史旋巡按四川時流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東西南三川悉爲草竊存川北一區屢遭屠戮一望丘墟公招徠綏輯民生未遂而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 題授司道目不識丁百姓苦之公疏請改還原職仍以副將用民困蘇壬辰

吳三桂統兵進川南屯劄軍無紀律多逃劫掠公具有逃兵劫殺疏三桂銜之後兵敗三桂棄川北不顧退漢中時補行鄉試士子倉皇思竄公密檄總兵嚴自明等守城兼請大兵由兩路

劄保甯激發忠義背城力戰遂奏捷三桂握重兵對王爵中外莫敢忤公獨毅然不少屈爲密疏言其跋扈狀三桂恨無從泄乃陰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目不識丁之疏具呈展辨賄通胥吏謂識字參虛降一級調用川民寃之爲立祠三桂復慮公用乃披捨前疏指爲冒功必欲置之死地先帝察其忠從寬流盛京儼居奉天益潛心聖學灑然自得時同徒者贈以詩有祇愁深夜裏凍殺蠹書蟲之句結書屋額曰致知格物之堂述懷詩曰天心祇許歸龍塞消受周公孔子書父恆瞻公卒于定訃音至慟幾絕請假西歸祭葬如禮越二年太母張又卒請假祭葬如父辛亥今上幸奉天謁陵公具陳蜀中始末溫綸慰勉下部格於議癸丑冬吳逆叛朝野皆服公早見甲寅刑科給事中棠溪劉君蜀人也題薦謂功在蜀疆至今尸祝宜及時

讀書齋卷第十七

五

浙江書局刊

進用又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任京兆力薦謂學守才識骨鯁血性尤爲過人且三桂之仇正爲國家今日云云時大司馬令內閣宛平王公亦薦蔚州少司馬再薦奉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計受諭至今二十二年仍補湖廣道御史首言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確商大政某利某弊某緩某急又言民生困苦亟宜下詔軫恤以培元氣因條列休養百姓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受吳逆僞劄全秦騷動公疏設防進勦皆切中機宜

上可之下其疏于諸鎮尋改掌陝西道事疏籌餉勿過急宜飭吏治吳逆必破勿以討賊故致病民今武臣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藉供億以傾民家又督撫提鎮坐名題補半屬行私非盡從地方人才起見急宜停止章數十上皆通達國體侃侃無所

隱丁巳 命巡視兩淮鹽課隨條鹽政五疏咸下議施行陋規
盡革諸弊肅清差竣例更奉 旨郝浴巡鹽稱職再留差一年
從來未有殊恩也公懼覆餗懇辭復奉有才品素優特簡留差
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大僕寺少
卿淮揚大餓捐振施粥賴以存活者數百萬歲旱復設闈引朝
諸場無阻羨金歸帑一無所私增課六十餘萬五奉實心任事
深爲可嘉之 旨僉憲缺奉 旨陞補多所建白皆奉 俞旨
允行時粵撫竹君傅公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爲滇
黔楚閩襟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 簡公往哀鴻未集百困待
蘇公除稟派加耗且調劑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
裁要害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嘉之悉聽該撫酌
量區處白是屹然大定民有起色公處雪塞二十年又遠歷炎

讀書臺卷第七

六

浙江書局刊

荒風疾間作日漸加劇癸亥秋七月卒惟以 君恩未報學道
未成爲憾民止春罷市聚哭轅門爲肖像立祠以祀之先是傅
竹君統兵恢勦需餉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
故軍餉不繼那借以應及傅陷身所那銀七萬餘未清公逝後
藩司崔惕菴署篆事弗察有侵隱之疏荷 上洞悉奉有郝浴
前差兩淮巡鹽恤商 裕課有裨國用後在廣西巡撫潔己愛民
誥命免其追奪之 旨嗣又特頒 上諭原任廣西巡撫郝浴
前差兩淮巡鹽潔己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巡撫粵西清廉
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取以昭朕
優恤廉吏至意其受 上知如此公生平孝友備至樂善好施
濟爲文有奇氣嘗歎聖學無真傳上下數百年惟兩程之學得
其宗餘子或章句或禪悅皆非也日夜服膺兩程書尤酷嗜孟

子曰非孟子無由識孔子之面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居恆
身體力行戒欺求慊所著周易孟子諸書不卽授梓藁復有所
精進也何遽中道殞哉公生卒年曰及元繼配子女諸孫所配
所適悉載家乘行狀中此不贅請予文者公次君名林字中美
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中書科中書學行悉類公子之良友也
論曰在昔燕趙之間多奇偉儼儼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
也吾自南中來頓轡于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未純于先王之
道然以效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有足多者又或有誦讀詩
書稱引先王知學矣令之受事識不能洞微慮弗克遠及卽奇
偉淑儼無取焉以季世滋僞士皆務華標而疏於實蹈羣羣然
綵土舟而行江河也不亦殆歟雪海公生於燕趙間聞道甚早
侃侃正性生平慕二程卽胸襟似大純公巖巖氣象似次正公

讀書齋卷第七

七

浙江書局刊

嗜孟子卽不移不淫不屈類子輿前後所歷皆耳目官多所條
列奏議夫奏議者啓宸聰而達幽遐者也言弗中欵智弗機
先陳說利害而弗情權抑大奸而或私縱厥論懸懸爲章秩秩
威弗揚紀弗振豪弗抑奸弗戢也漢賈生一代之英也談說治
理辨而且當乃竟竿瑟于文帝公擢臺班按蜀巡撫粵天子
嘉其議卿士讓其美三方頌其德西陲流其聲大異賈生者
以賈挾練達之才公抱閎偉之節賈恆移情于功名之會公忘
籌于禍福之塗而又忠誠體國不二其德夫九信而一違難以
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
也本乎性而成於學者也故公疏炳乎煌煌赫焉盛矣吾獨重
其錦江之議爲識先而慮遠吳逆畜異謀尾大不掉內外憚之
不於其叛早兆於屯川之日矣公首疏其縱兵劫殺再密疏其

跋扈狀逆衝而陰傾之又撫拾以陷幸先帝察其忠東徙逆卒叛皇上特宥而錄之此其瞻其識才其智惟社稷之大計是圖豈尋常好修之士才辨之流敢望其肩背哉其他若言邊儲陳防勦興大利滌大弊沛恩膏捐振施在蜀蜀祀在淮淮頌在粵粵祠當世稱之後世颺之皆足以列于不朽之途矣吾未暇悉而特著其大節如此云

贊曰嚴巖郝公嶽嶽人宗周程克紹孔孟是宗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操踰冰雪氣表蒼穹始授刑曹繼除侍御出巡巴川遠越楚豫令肅驕兵膽寒跋扈武未交綏文先露布烽煙旣靖生聚漸殷民懷其惠將息其勦撫拾罪戾干瀆聽聞謗貽一篋惑扇三軍賴我先皇鑒厥素悃姑謫陪都曲全軀命特構茅檐潛心古訓格物致知樂天任運隗囂背叛吳淠披猖王赫

讀書臺卷第七

八

浙江書局刊

斯怒我武惟揚服公先見黜彼鴟張鴛行立薦烏府重光品無溜磷性若桂葢煌煌奏疏侃侃條對悉中機宜深明國計且策逆臣必爾內潰得此頗牧足勝熊羆命督鹽課滌除陋規心清如水額羨不虧爰荷俞旨再展一期旋陞冏卿晉秩副憲振濟有條黜陟守典提衡繡衣領袖鐵面紀綱之司臺閣之選時惟粵撫遭變貴陽滇黔是穴閩廣同訌上簡才望俾靖封疆遙瞻節鉞來餽壺漿甫泣入駟祇陳四事瘡痍漸蘇公私交濟福曜何煦陽春不被詎意宗臣竟以勞卒離家萬里斂衾一棺囊止清俸篋無餘錢閭里罷市士民聚旛泣同樂社碑比峴山時以用兵遂致缺額會因稽庫幾疑乾沒噴有煩言莫之能白重荷聖明得免追奪講學患難抗疏階墀威懾叛逆言炳蒼龜生旣正直歿亦靈奇河津而後非公而誰

翰林院編修沈耿巖傳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甯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于四公遷海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閨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旌揚之贈公彌留日眈睇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傳性警穎嗜學體素巖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矍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佯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讖者知其器識不

讀書彙卷第十七

九

浙江書局刊

凡矣孟津李僖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僖公搜三場卷藏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人歸不忍違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間巖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北闈得法糧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日辛酉 召宴瀛臺 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巖交相砥礪誓不負 朝廷得王元介等一百六

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
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
寵榮焉生平素凜繩檢日閒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爲務於邑
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于齊爰講白鹿洞規於
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
邑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于日庸事物
間求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
文鈔初集二集龍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
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慧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
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譚稼邵偶見稼邵緒論雜說尺牘
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三經文緯外
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精義學庸

讀臺集卷第七

十

浙江書局刊

七十一

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
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
禮考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
諸家暨有明景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巖震川歇菴楓山姚江崆
峒弇州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
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
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俎選替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
片錦寸瓊咸手鈔存笥蓋一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
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壽迺一日仙逝遠近
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於狀與銘中此不多
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明於父子之間若

斯之隆也耿巖先生爲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
判公策則洋洋乎晁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
宋之箋疏運韓歐之體製表則靡濫己極黜徐庾之豔而爲歐
蘇之雅用是冠冕南宮爲後學矜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
著述雄文大篇爲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海內宗之而令嗣岱
瞻英年能承家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於其所不能公襁褓失怙岱瞻亦襁褓
失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又以父兼母煢煢相依可謂苦矣讀
書無間寒暑無間晝夜可謂勞矣家素貧窶可謂餓且乏矣天
欲予之文元而先以選拔嘗之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
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卽以畀之以大任或調元贊化或公孤卿
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鐘千駟此天之所以降之任之之意也而
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迨觀公文乃知天於彼
畜之於文豐之於彼靳之於文縱之於其子之文又縱之自天
開地闢以來世代亦云遙矣人物之生不可窮究而紀極矣中
間王侯將相名公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稱能文者屈指寥寥
不盈百焉造物者何以予人以他美反若不甚愛惜此則難之
又難何也蓋又章一道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毓秀洩鬼神
之祕而發古今之藏顛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雖南
面百城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之所得於天者良厚已
公之子之得於天者並厚而大任尙未可量也嗚呼盛哉

葛星巖公傳

按狀公諱震字專之祖籍爲丹陽句容人元末徙鳳陽府定遠

縣始祖載陽公青從明高帝起淮泗以軍功宣彭城衛指揮使至三世祖伯寅公敬於宣德六年遼東備邊始調甯遠衛遂爲衛人焉七傳至公翁凝還公永清樂善好施拯危濟困實有隱德爰生公公生而穎異風度端凝言笑不苟識者知爲遠大之器年七歲遭妣周太君喪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不能興翁泣謂曰吾在爾何至此公惕然爲進一粥服喪三年事翁以愉色婉容退而獨處則泣涕沾膺蓋恐翁知之傷乃心也事繼母陳太君以孝聞 本朝定鼎隨翁遷陝西鞏昌之徽州攻舉子業進西安遼學博士弟子員歷試高等有聲於庠康熙二年癸卯南遷翁卒於四川保甯府鹽亭縣之旅次公躬負骸襯跣足跋涉行千里日夕哀號聞者感慟五年丙午中雲南鄉試文章議論爲一榜之冠癸丑天方兆亂公於擾攘之中持身

讀書臺集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卷三

應物一規於正至今黔楚多稱之數年間風流雲散不足言矣癸亥入都 上召見養心殿 顧問南事公應對稱 旨 上

悅命供奉武英殿丁卯再 召見養心殿奉 面敕詠 御書

竹賦屏風詩一律尋 命清查 內庫 御審磁器庚午設立

御書處奉 特旨監造 御筆御臨法書與北地米公漢雲

長洲宋公駿業同直 內局多所論定稱 上意焉辛未四月

聖駕北巡 命扈從直懋勤行殿 恩遇有加作北巡賦並

詩以 獻是役也車騎行李 上命侍衛趙公昌供給公自以

淪落之餘荷 主上特達之知勤敏在公歷十餘載夙夜不遑

遂成勞瘁猶時勉強醫藥冀得保餘年以答 主眷然日就委

頓病勢形焉時壬申十月 上問亟 命侍衛趙公昌郎中強

君國忠率同大喇麻僧診視復 面敕院醫黃栒等接踵調治

一切藥餌俱蒙 上賜至三十一年癸酉七月二十二甲子終年五十有七 上聞悼惜者久之公初屬疾藥餘猶論說詩書每至夜分乃寐故人牟叔庸亡公爲文祭之哭之慟逮疾漸自朝抵暮正襟危坐神氣肅清二十一日忽曰吾體倦稍安焉甫及席奄然逝矣痛哉以公之德行宜享遐齡而壽不至於期頤以公之學術宜可以展康濟而事竟出于坎墮天乎命哉公至孝性生自幼失怙恃每春秋祭享流涕沾襟孺慕之誠終身如一日及易簣之前猶呼長公而命之曰吾蕩析離居人也吾祖而上與吾母葬遠西甯遠衛吾父與陳太君葬雲南徵江舞鳳山之麓南北相去數萬里而遙吾死後魂將何依言畢泣數行下又曰吾生無一瓦之覆死無一壠之植家計艱微貽累於汝王孫僕葬絕俗違情吾不爲也但斂以薄棺覆以舊衾足矣

讀書彙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七〇三

爾其志之公少而好學至老不倦研窮經史百家悉能究其指歸源流以故發爲文章上下千古自成一家言詩溯騷雅漢魏下迄三唐縱橫排奐諸體皆善眞書師鍾太傅分書法蔡中郎草書如鐵幹銅柯風韻溢于筆墨之外然皆矜慎不傳自娛而已性方嚴端重燕居無惰容無褻語雖至戚子弟見之未嘗不整冠振衣人有過必面折之進無諛詞退無後言故親族皆嚴憚焉所與游者皆海內名流詩文倡和無虛日著有種松堂文集四卷詩集八卷史贊十六卷北巡紀行錄一卷律陶詩一卷選定古唐詩玉林六十卷其餘宋元明詩選等集尙未脫稿葬于順天府昌平州之松園從治命也

趙子曰吾未識公面覽公之狀讀公之文與詩而始識秦漢人魏晉人眞面目決非乞靈秦漢魏晉人口陷者詎非菽苑之前

茅名世之間出哉先生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舉西京以下語詩不屑舉大歷以下語一時修詞之士靡不心折願爲之下而間有謂文須舍筏安所事尺寸古人也者先生獨不謂然引繩操墨幾於神化夫淺夫掇彩徒攄其英華而哲匠研真必窮於膚澤如射者張侯挾矢期於破的至於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未傳之祕加以句洗字琢一意修古故其詩與文皆具秋氣吾以高潔二字括之少陵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樊川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庶幾足以擬似之至于生平仁孝性成立德強固端亮嚴正蘊藉宏深使充其用不可限量乃遭逢不偶陷身荆棘方邀 聖眷遽爾溘逝景典型而徵文獻使我僅醉心於緇帙間也可慨也夫公之長嗣沃野公能讀父書文品並貴曾守吾激亦致飄泊今荷 主知仍

讀書龔卷第七

齒

浙江書局刊

七上文

父供奉後先輝耀可不謂榮哉可不謂難哉沃野公不以子謙陋而問傳與序於予是可哂也

先叔考介菴公傳

介菴公予宗叔也康熙丙辰子官銓司值叔丁巳七十初度予爲詩慶之不意訃至仙逝時弟天羽官戶曹少司寇愛周兄愈憲爾合兄諸雁行相對涕泣極哀天羽呼號倍甚黑頭美髯三日而鬚髮盡白子驚曰孝哉至性於時 宮簪繹堂沈公狀其事少司農顯亭嚴公爲誌銘大司農環溪魏公作傳相國廣菴吳公爲墓表迄今丙子越二十載矣一日天羽弟曰兄鴻文文章滿天下學士家得隻字如拱璧豈以詞之雄哉以質實也文不實不傳傳亦不足以感人雖蔚州先生立朝表表風節清嚴剛正撰有傳矣或兄撫吳越知先大夫必較詳潛德幽光或有

未盡兄曷再爲闡之存歿之光也曰嗟乎四君子之言既據且備予更何以加諸按行述略曰公諱時腴號介菴休甯人也其先出自宋系南渡時散處江淮間至明洪武初入世祖徵君諱汭始居休之龍源卻聘著書倡明理學學者多宗之稱東山先生五世祖諱以清由龍源遷舊墅祖諱廷賢官光祿寺署丞崇祀於鄉父諱完璧太學生世有行誼載邑誌公生而英敏嗜古好學弱冠補弟子員伯氏都諫公諱時用奇之謂必充吾宗已而遊國雍屢躡場屋無沮色迨太學公歿於眞州公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乃喟然曰人生慕仕進爲祿養耳今旣喪所天有母苟旦夕得甘脆以奉北堂吾願足矣須富貴何爲是時太夫人施春秋高遂絕意進取有異母弟受父產一如公而性頗任俠立盡公以已產分授之嘗中禍又破產力救得解教子無長幼

讀書臺彙卷第七

五

浙江書局刊

七

必以義方仕者教以廉長子端筮仕長洲尹次吉士出宰交城次靖士登武進士官杭州守備諸子爭相迎養概拒不往曰豈可以親故累汝輩交城令曾製一羊裘寄獻公遺書切責自是諸子無敢以絲粒違嚴命矣公學行醇備爲人倫坊表以忠孝友愛篤於天倫庭帷訓迪終始罔渝也按碑銘略曰先生壽考康強往來錢塘休甯間碁酒文史之樂徜徉自適蓋守東山之遺經親師取友歷有年歲故能明於大義不欲媿阿濡認爲兒女子態使諸子移孝以作忠勿以承歡膝下爲固執則公身處林壑而每念不忘君國實遠且大也按墓表略曰公秀外而惠中於書無所不讀人之望其德宇聆其緒言者莫不避席拜下風人與之處溫溫終日如坐春風中恬淡守己博愛與物貧乏者緩急之忿爭者排解之呈黨悅服而公不自矜其德嗟乎

公蓋以孝友問學之力推廣以及人固縉乎其有餘裕矣使其當盛壯出而用世得以行其所學其事業誠未可量乃艱於一遇而婆娑於啜菽飲水之餘嘯傲林泉優游以老其亦可爲公憾也夫按傳略曰公嘗負笈從顧宗伯瑞屏公鄉之金太史正希兩先生游公固端人而又日聞兩先生持論侃侃莫非忠孝大節砥行立名之說益敦篤門內之行爲爲己之學伯玉公客亡眞州公甫弱冠擢踊幾絕扶桐江行至蕪關登陸號泣徒跣以歸卜葬從禮公體素豐偉至是羸瘠宗黨相見有不能識者奉母家居垂三十年旣歿哀毀一如居父憂公族姓繁衍懼親盡則疏爲立宗祠置祭田修家乘歲時伏臘集其父兄弟以饗以讌甲寅冬饒州寇起徇新安新安人恐各謀徙他郡縣公獨以巨壠所在無去志未幾寇至里有惡少年引賊大劫公家

讀書臺集卷第七

去

浙江書局刊

五三〇

公走匿松蘿山趨而蹶自懸崖墮著樹得不死質明爲賊黨所獲公罵賊賊大驚且見公修髯廣頤衣冠甚偉儼若神人勿敢害由是播遷流離者久之寇退而返室廬一空公視之不以爲憂獨登向所藏書處名萬青樓見縹帙無存而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詩注諸書鏤版亦皆失去乃歎曰喪吾寶矣因諭諸子恢復故業當以重梓東山公著述爲首務以次子吉士官戶部遇覃恩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而公於處亂之後益留意身心性命之學足跡不入城市布衣蔬食蕭然環堵中日讀書數卷體固神完不杖而行閒而吟詠能燈下作細楷如是者復數年壽七十無疾而終生卒年月厥配所出所婚悉載行述中此不贅

贊曰新安朱子生周濂溪二程子張橫渠諸大儒之後而集其

成表彰六經四子之書若揭日月於中天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學莫不以新安爲依歸而況生於里黨之間者乎厯宋而元而明有我東山公倡道茲土接紫陽之心傳而德鄰不孤私淑者眾至我介菴公家學淵源匯道之歸本誠意正心之功而邃修齊治平之略然又履道坦坦絕意仕途卽東山公之屢徵不出朱晦翁之在朝僅四十餘日也修之身也敬其教諸子也嚴教諸子之仕者曰清事親也孝敦族也厚責諸子勿戀戀於膝下而服官也必以忠勤處鄉里也惠與人也和豈非端本澄源有志於晦菴全體之學歟其致也以不用爲用徜徉於黃山白嶽之間遨遊於武林湖山之勝時消時息或詠或觴變化猶龍可潛可躍豈非又有志於晦菴大用之學歟此正傳也

汪紫滄明經四孝友傳

讀書彙纂卷第七

七

浙江書局刊

于岐汪太翁爲休甯西城人生子八長日景次日旦次灝四日晟五日晏六晨七日昂八日昇康熙丙辰父年六十有六患血醫罔效危篤時兩長君遠服賈諸弟幼灝十六中夜禱於天割股和藥進血止己而霍然加健越四年足患瘡多年矣發之痛晨以兄能療父爲割左股煉末敷之愈又四年灝食飯授徒于鄉父血症又作晨侍疾再割右臂進又愈甲子春諸兄四七弟皆餽日他方晨亦負米在外父疾大作灝再割右臂以進弗瘳欲割肝母覺奪刀泣守之父遂卒服闋晨游泮踰三年晨忽遭疾蓋前割雙臂血流過多故也家且貧數千里謀生養親積勞病甚日昂泣涕曰吾父疾營生於外晨兄能割臂愈父吾獨不能割以愈兄乎槽地幾絕兄稍平復危匠人治棺日昇時卜畢姻乃奮不顧身持匠斧截指迸血淋漓調藥飲之終不治邑里

驚訝遠邇含悲有司表之邑乘書之海內名公巨卿騷人詞客咸爲詩歌以慶颺之曰一門四孝友云

論曰昔人稱刲股療親未足云孝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矣夫人臣事君貴于致身箕子微子比干同親臣也或徻狂爲奴或抱器歸周至今人之稱之終不若少師剖心之烈也昔豫讓嘗事智伯矣智氏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身究與同亡豈非所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下宮之難嬰不與抱孤兒匿山中孤長卒爲立後人並稱之亦不若公孫杵臼之慷慨赴死壯焉甯但臣事君卽妻事夫亦惟是同衾同穴相從地下之爲表表耳何獨至于子之於親弟之於兄而疑之噫過矣夫君恩親誼共倫臣忠子孝同經致命遂志奮不顧身曰吾殺吾身以成吾仁耳敢求生以害仁乎當親與兄疾篤不可藥時正

讀書彙卷第七

七

浙江書局刊

卷十

百身莫贖之候也父生與生父亡與亡以親所遺之身因而還之于親誰曰不宜而固曰過舉曰奇行將臣之于君妻之于夫醜顏圖存苟且偷生曰此中庸之道從容就義之爲難也如是而尚有綱常名教天性人倫歟况一寸肉幾滴血未有生死之關也乃欲惜之曰孝不在是將焉在乎吾卽其引刀含痛時推其一往愛親之心此實當莫可如何之時呼天而天不應呼親而親不言故爲是莫可如何之愚想而冀幾倖於萬萬不可救而救之一著未敢曰天地自我格也鬼神自我動也此仁人孝子不得已之苦衷無可告語無可商量無可禱求之蒼見也推而廣之伯夷叔齊之餓于首陽龍逢比干之泣血諫死與夫折檻而進補牘以陳齊太史之簡晉董孤之筆甚而引頸就戮東躬待烹豈立名延譽哉義有所不可故也非曰凡爲子爲弟者

之必出於此也亦曰爲子爲弟者之偶出於此本可謂非孝也弟也云爾不然何以處夫借父鋤耰慮有德色相煎過急兄弟鬩牆之輩乎昔甯武子當衛難時元咺訟之於內晉人搆之於外俞以一身周旋其間不動聲色不計利害橐饗賂醫委曲行權卒也保其身以濟其君子稱之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則汪氏一門四孝友孝友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吾故特標而出之以風世云

贊曰殺生成仁捐生守節濟否罔知惘忱已畢越國有孫鄆山是宅至行可師一門迭出子遇父危弟逢兄疾藥餌難瘳禱祀無術其心惶惶其色墨墨封股號呼碎指啜泣父兄苟存膚髮奚惜毋曰毀傷殫茲心力鄙人孝愚冒黎論刻千載而下請視貞石

讀書臺卷第十七

九

浙江書局刊

張節母傳

張節母者俞元癸卯孝廉陸涼州學正諱昌音號噉岐公淑配明經蒙化府教授名琮字次璜母己亥拔貢爲鳳李公號梧岡女也噉岐公三十六而卒時次璜君在襁褓母年二十五爲未亡人蓋權于撫孤死節之間而含慟以存也吾讀易而識家人利女貞說文曰貞正而固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貞爲四德於時爲冬冬之氣嚴寒而凜冽霜飛雪墮雲凍冰凝其候則斂藏而固結其用則凌厲而淳泓洪爐煽之不爲變赤日暄之不少溫草木得之爲蒼松老柏黛色龍鱗金石得之爲璞玉錯鐵瑩潔堅剛在山川則泰華之削立峨眉之高寒也豔灑之突怒沅湘之澄澈也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則可殺而不可奪可死而

不可生百以折之不屈威以挫之不回夫六經之道始於修身
中于治家終於治國士而治經具此三者乃得稱儒婦人正位
乎內明於斯義乃可無忝於所生吾於張太孺人見之孺人今
撫孤成立廿載餘矣中間幾經兵燹幾經災沴十指並作無間
寒暑坐子於側晨夕課之嘖岐公兄明經綸音偕嫂孺人事同
翁姑敬而有禮吾次女慎儀其媳也每頌述姑柔恭懿德聲竟
日不出闈足不踰閨閣是以雖鄰之老嫗穉童罕見焉其守幽
致靜雖古賢媛未能過也夫非有得於貞之義而然哉若孺人
者世德相承內外咸協不必言殺而自不可奪不必言死而自
可以生不必立名譽而自與冰霜同潔不必見摧折而自然風
雷可感過此再數年 國典宜旌彼時闡微表節豎芳流徽垂
之青史爲奕葉光次璜更奮翮霄漢上列清華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咸於貞得之殆亦盈虛消息之理歟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先考忍菴公傳

趙之先不可考有祖自北渡江居金陵或分處宜興懷甯錢塘
者殆數傳云河陽之先迺升華公諱聖傳永樂間以上元明經
陞授澱江府教授攜家往講濂洛之學遠近宗之學者稱爲啟
南先生謂南之學公啟之也不幸卒於官子諱元慶值黔苗亂
道阻移櫬於澱之十里亭官道旁蓋郵亭也遂廬於其側淺土
封之棲家村舍候扶歸無何日益貧窶弗克果關土而耕聊以
餬口豈期時移勢改遂爲俞元三百年來始祖屢代獨傳不絕
僅如縷且耕且讀科名亦鮮以此地俗樸務農桑子弟隨愚俗
畏官差勢豪如猛虎且溟處遐荒去君門萬里明季海內多故
致奸胥猾吏因緣爲奸役煩賦重大爲擾民民之被其害者往

往傾家馮家世無譜莫稽可考者高祖彌子公諱名卿有名德傳興亭公諱福凝興亭傳阜村公諱才阜村公傳仁齋公諱紹先卽先大人考舉四子長觀瀾公諱文學次先考忍菴公諱文科三光宇公諱文舉四騰宇公諱文龍大人幼業儒失怙百苦備嘗患難流離荒於業志弗克遂以布衣老家道稍裕致奸人窺伺官胥咸思啗之時世亂刑煩大人曰吾謹避之於羅藏山植松數萬株開種數十畝號松山樵人一日歸省太祖夫人爲點棍某某指官窘辱百端大人曰彼欲詐財也出資以賂乃罷又有猾吏某者朦官飛陷飽其欲而止一日一惡少乘酒登門毀詈大人曰不必出將自退矣又惡親欺凌橫逆時加不與較凡此諸荼苦使大人或麟但遊泮卽可脫然人莫敢侮奈弗獲何又流寇遺官坐激徵糧加數倍以族人逃荒故索之急麟十

讀書臺集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九代父往應之非刑拷掠幾死復甦大人痛之曰吾出則父辱子哭子出則父憂子苦傷哉執麟手涕曰汝知嬰兒墮地不笑而啼乎彼蓋以此生有苦無甘有憂無樂呱呱一聲若曰孰令吾來受苦也一啼再啼忽知作笑彼豈真有快於衷而然哉彼笑世之憤憤營營者奚爲也生也苦死也苦貧賤苦富貴亦苦舉古往今來之人咸相尋於憂悲苦惱之內其間呵呵而笑者幾人耶外雖呵呵而笑也必有所以攻乎內者存也雖勉而呵呵也必有所以悲其後者伏也嗟哉生人之苦何其極也惟釋氏去父子棄彝倫出火宅入香林將遏淫止殺之意寓之於斷酒除葷之中如入五都之市見貨遷之爲百貨雜陳五色炫目迷者惑之智者洞焉貪者戀之勇者決焉其迷者貪者不至爭錙銖之毫末振奮臂之兇鋒遊沈湎之醉鄉痛懊恨之遲暮不

止釋氏能過而弗留者也高居鹿苑鷲峰下視塵勞無樂亦無憂無甘亦無苦謂之眞空此不可學吾愛惜親遺逃山水間汝有聖人可師樂天知命不怨不尤仁義可以澤躬詩書足以養志天道無往不復屈則必伸時平子必昌勿憂也丁亥年六十而卒嗟乎人世之憂虞險阻多矣夫何以舉而畢集於先考之一身而先考何以一生無生人之樂悉在憂患之中至此極也逾年王師蕩平滇黔底定民得甦而父逝去科歲肇舉麟乃列膠庠食餼廩庚子附賢書甲辰叨進士筮仕平遠李官缺裁改容城令行取銓曹掌選事內陞京職遷副憲巡撫浙江江南晉兵卿貳轉今官使大人太夫人當此其喜不知何似今母萬太夫人少龔太夫人僅一歲耳年近期頤髮尚黑善飯健步履使先母而在不享此乎使大人而壽亦九十正麟撫浙時迎養

讀書彙集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文文

泛西湖盛事也亦全福也乃天固厄之吳逆變老母幾不免胞弟玉麟以索餉受夾投河死及平迎母母憤滇屢叛盡攜家來擬歸金陵由是食指多而費不貲索米長安兼麟學淺才疏屢降罰蒙恩寬宥奪俸尙至三十年貧無以具甘旨家園萬里而難返悲乎自少同大人處困窮歷艱多矣茲老而猶是中間三十年食祿如春花過眼石火一爍耳噫是何全福之未易享而盛事之難遭惟憂患一途則與人生相終始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人生於憂患殆難言矣大人生平俯仰無愧纖過不存至於孝友性成克勤克儉好善樂施振孤恤匱人有貸不能償卽取券還之族屬丁糧官比代完之嘗言以白鏹百兩計吾家計止用四十餘六十率皆助人甯過於厚慮卽於薄且存誠不欺教麟云凡人幽居子處四面皆有鬼神森列勿

曰暗也臨事一言一動皆有神視冥聽勿曰微也大人曰吾一生受虧吃苦未嘗不益悉得力於忍字因號曰忍菴訓麟進德先後之要爲學次第之方麟恐其久而忘之莫之循也著於讀書賦中別載此不錄大人曰吾一生做謹言慎行四字不盡豈特吾山野人做不盡卽尼山大聖人恐亦未必做得盡汝勉之大人元配龔氏庠生尙仁元長公女繼配萬氏鍾義公女未有出生男士麟弟玉麟庠生麟娶舅氏庠生龔諱承嗣克家公女早卒繼娶歲貢生李諱芄蚤孟弢公女玉麟娶歲貢生卜年公妹朱氏女一適歲貢生馬諱逸翰如公弟達孫三原名濼改宸黼祿生中庚午科鄉試丁丑科進士翰娶直隸魏縣大理寺卿崔諱維雅惕菴公女士麟出清祺生歲貢生末三十卒一子塲泓永生歲貢生娶卽翰如公弟遷翼如公女玉麟出孫女八所

讀書全集卷十七

三

浙江書局刊

適另詳曾孫十二公富彥師公程純師公范仲師宸黼出公韓魏師公朱閩師公歐承師泓出公抃獻師公實溫師公蘇瞻師公呂萊師公靖相師公魯曹師元孫十六泰符征吉升符允吉鼎符調吉乾符健吉坤符順吉咸符和吉恆符成吉賁符濡吉晉符康吉巽符申吉益符惠吉萃符聚吉謙符尊吉豫符朋吉觀符孚吉壯符貞吉大人生於明萬曆戊子年七月十五日卒於丁亥年十月十九日崇祀鄉賢先母龔太夫人生於壬寅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甲申年十一月初七日嗚呼先世寒微多憂多辱於誼宜隱士麟詳稽備述明著於篇者欲使後之人知前代力本務農起家之難與夫憂虞悔吝之故艱貞特立之操修身寡過之要知命達天之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猶是大人之身教也大人祖諱才用士麟官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

郎祖妣張氏 誥贈一品夫人考諱紹先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妣董氏 誥贈一品夫人大人諱文科初 救贈文林郎直隸保定府容城縣知縣再 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三 誥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四 誥贈通議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元配龔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配萬氏 誥封一品太夫人

張貞文傳

貞女張名靜懿號瑤雪丹陽庠生樸之女子鄉試座師中翰王辰進士諱灝公之嫡孫女也幼嫻內則儀禮觀古史尤好讀烈女傳每見孝女節婦輒徘徊欽慕曰人生當如是隨時俯仰豈女子耶許聘汪氏子颺廷未于歸而颺廷遭疾女請往永訣母

讀書臺全集卷十七

五

浙江書局刊

不可女欲自盡乃從之至汪宅拜舅姑成禮及夫婦覲面喞咽鳴而逝女搶地呼天一慟幾絕哀號變服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勸之歸女曰烈女不更二夫古誌之矣敢有二心以貽父母羞務求成服執婦道以事其姑見者墮淚久之素布荆釵長齋佛前日夕望空而泣翁子宗恐瑤雪留則分庶子之產逼而嫁之女誓死靡他投繯幾斃姑急救得甦烈哉鄉鄰哀之紳士大夫爲詩歌以颺之儒師褒之縣令旌之上憲嘉之將以勵風化云

論曰天地清淑之氣其在上也凝而爲日星分而爲河漢其在下也昂而爲山嶽融而爲河海其於人也鍾而爲聖賢爲君子爲有恆其在女也毓而爲聖女爲賢女爲節爲烈又非自上而下自下人自人而女自女也日星得女而朗照雲漢得女而

昭回山嶽得女而挺峙河海得女而澄清以其節也其在於人
聖人之道惟節乃著賢人之德惟節乃彰君子之行以節而貴
有恆之理以節而永聖女太妣之流也賢女孟母之亞也節女
其姜曹媛之儔也貞女龐孝女之烈跡戴氏女之芳徽也然其
間有字與未字之分字者如良金之就冶而範爲犧尊未字者
其渾金也字者如美玉之得剖而琢爲珪璋未字者其璞玉也
字者如明珠之在夜而洞燭幃房未字者其蚌胎也又如梅花
之未吐而馨香在萼荷蕖之方芽而神骨俱清更如瑤池之凝
華而冰雪作其肌膚月窟之仙子而娟娟者爲其皓魄惟張貞
女足以擬之貞女未賦桃夭遽喪所天往視卽欲從地下未遂
翁逼其嫁投纒救甦可謂烈矣易首乾坤歸妹重夫婦家人正
家節明若節言乎名教之繫於婦人者重也仁全此者也義宜

讀書叢書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此者也禮執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常此者也其在君臣幸而
躬逢其盛堂廉一德明良喜起乃賡載歌千載之遇也倘時際
其窮敢懷二心哉正人臣剖心而不顧之秋烈于碎首而不辭
之日也此比干之忠夷齊之餓豫讓之吞炭漆身杵臼程嬰之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者也其在父子幸而藹然一室承權養志
父不必以慈著子不必以孝名家庭之慶也倘所際不齊處人
倫之變敢不起敬起孝哉正人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候也
此申生被讒而益恭大舜於昊天而號泣者也其在夫婦幸而
琴瑟靜好宜室宜家孟光舉案龐德偕老希世之邁也倘隻輪
不轉獨翼不飛正女子不磷不淄致命遂志之時也此荀女懷
白組以誓黃泉崔姬斷青絲而灑血淚之有同歸者也三者皆
天地之正氣也

女正儀貞儀合傳

吾生一子七女長正儀適明經李鵬次慎儀適大姚縣訓導張琮三莊儀適畢節令段如蕙四貞儀適大廷尉崔惕菴公三子明經聖麟五敬儀許聘湖南糧道成仲謙公九子六恭儀許聘少京兆王雪園公長郎七端儀許聘

公 子鵬

少孤吾撫之及長婚配正儀躬親井臼徹夜織作生子一名聯庚在襁褓父先任臨安教授旋里以疾卒正儀曰吾死子無依李氏無後矣強撫之三十守節比子官萬里外吳逆叛避兵山中百苦備嘗教子嚴聯庚以太學生考職州司馬女一字庠生梅元臣甲子年省視子至 京師未五十老矣子憐之老母及子荆人相抱涕泣女反慰曰貧者家之常節者女之分衣食粗足祖父母勿憂也聚首三載而旋再五年例得 旌然而苦矣

讀畫全集卷第十七

美

浙江書局刊

四女貞儀年十九字崔明崔郎先有弱症于歸逾年而卒貞儀欲從地下諸婢守之日夕號泣猶賈妻封髮誓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糜永絕團圓之望矣族人擇族中子名潤繼嗣越七載吾三女莊儀攜家由畢節至金陵省視子荆人以壻段黔中督撫舉廉能馳京 陛見也因議爲潤聘段長女爲姻貞儀自魏縣往冒雨抱恙見母清減異昔延醫不藥處富貴之家衣裳在笥不御珍饈可得不進惟日夕背涕以不獲卽死爲恨旣而肉漸銷容漸改於丙子九月二十六夜偶體倦伏枕一日卒訃聞老母九十七在都慟之至予慟幾絕荆人夙有血症益加焉子哭之詩曰未亡人不計遐殤忍痛卻醫意自長一十九齡孀節苦百千萬載夢魂香完名遂志吾無怨割肉剜心母斷腸知汝初心今已矣人生乃得有綱常潤奔江甯扶櫬回魏與夫合葬志

得矣然而倍苦矣

論曰吾嘗謂綱常名教之大繫於丈夫子者輕繫於閨中之秀者重又綱常名教之失失於丈夫子者十之二三失於閨中之婦人者常八九蓋丈夫子而聖成其爲生知安行之聖人而已丈夫子而賢成其爲道醕德備之賢人而已丈夫子而豪傑成其爲千人而豪萬人而傑之人而已卽不聖不失其爲賢不賢不失其爲豪傑不豪傑不失其爲庸眾人卽不庸眾亦不過爲匪人爲不肖人而已無關於綱常名教之大也在婦人則不然婦人所繫者名節也婦人而能全其節將不聖而聖不賢而賢不豪傑而豪傑矣否則不惟庸眾人之所不及匪人不肖人之所不齒而損於綱常虧於名教者豈淺鮮哉若其身爲未字人爲未亡人未可以渺焉弱質視之當以五嶽以七曜視之并不

讀書彙卷第七

毛

浙江書局刊

可以貧家井臼之婦荆布之儔視之當以龍門之砥柱大厦之梁棟視之也撐天撐地維持人物立五紀張九法全於節之一字操之不然堯舜而欲治唐虞之天下未由也禹湯文武而欲治夏商周之天下弗克也易詩書禮樂之爲經女不節則無經仁義禮智之爲性女不節則無性臣忠矣女不節則無忠子孝矣女不節則無孝孔子欲以之爲教不能也周公欲以之爲輔不能也日月欲借之而明不明也風霆欲借之而壯不壯也然則節之所繫如其大哉吾長女正儀四女貞儀皆以節著豈子一身一家之幸哉綱常名教之所關至大也又豈直子闔教之善哉得之於性生者必有異也此又祖功宗德之所貽天地清淑之氣之所鍾山川靈秀之氣之所毓也仁義禮智於此乃有攸歸易詩書禮樂春秋得此乃成正傳此卽忠臣孝子之同

烈日月之同光風雷之同壯又卽唐虞之休風夏商周之盛治也女無憾吾亦無憾矣

周烈婦傳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婉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爲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已父復強之烈婦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兄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日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甯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甯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與母至拭淚而入烈婦

讀書彙纂卷第七

五

浙江書局刊

迎謂曰母真不欲兒死守耶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卽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僕從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卽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已死矣

論曰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從之謂也倘不獲然君可以不禮臣可以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可以不義婦不可以不從是於遭逢不偶之中猶可以維持於不墜者此也昔之人有憂天墜者夫天豈能墜哉以持之者無人故也又曰狂瀾東奔豈狂瀾果奔哉以障之者需人故也奈何士大夫誦法先王或至悖其君父者有之反

不若婦人不習詩書未必有湯火之烈在前鋒刃之威迫於後而義塞於中斷斷然與其生而抱愧甯若死而就安如石之貞足以增五倫之重者夫豈樂死而惡生哉良以有所不可則惟有舍生而不恤者也徐烈婦不幸遇所天天折視其義不啻泰山之重自視其身若毫髮之輕投纆立斃一死而已心得夫目瞑天氣清於上地道甯於下四時順布而流行於其中三綱五常悉協而植立於萬古視夫人臣事君之懷二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梗者甯不愧死哉又視夫人子之敢於悖其親或妻子具而孝衰於親或不順其親者豈非雖生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徐烈婦之所全足傳也

10505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七

无

浙江書局刊

